

神正论

THEODICY



AN EVE ONLINE NOVELLA BY TONY GONZALES

翻译 言叶灵响

声明

此文章版权为CCP hf.所有，受知识产权法保护，并可能受到版权和其他限制的保护。除CCP之外，本文档内容中的版权和其他所有权也可能归个人和实体所有。翻译仅为爱好者工作，请勿在未取得CCP授权的情况下用于商业行为。

文章原版可以在[此处](#)找到。

DISCLAIMER

Those articles are copyrighted by CCP hf., protect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d may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other restrictions as well. Copyrights and other proprietary rights in the content of this document may also be owned by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other than, and in addition to, CCP. This translation is only fan labor, please do not use it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CCP.

The original text can found [here](#).

目录

| | |
|-----------|-----|
| 序章 | 3 |
| 第一章 | 8 |
| 第二章 | 31 |
| 第三章 | 54 |
| 第四章 | 78 |
| 第五章 | 109 |
| 第六章 | 137 |
| 第七章 | 171 |
| 终章 | 206 |

序章

A



“我把信仰的命运交给你们，你们要把它的启示带往天上的群星。去吧，以我的名义去征服，并复垦我所赐予的土地。”

- 复垦之书，22:13， 圣典文书

“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就这样远远地看着我们的家园被烧毁，邪恶的军团在他们的标识下行进，把我们的人民如牛马一样赶进运输船。那些被诅咒的灵魂将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如果他们从未出生过，那对他们来说反而会更好。亲爱的上帝，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难道这些入侵者不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吗？到底是什么邪恶的东西，迫使人们相互之间犯下如此恐怖的罪行？”

- 赛毕斯托部落编年史，米玛塔尔档案馆，《克洛根之路》

德里克星域 - 奥贵星座

哈希尔星系：迪亚蒙采矿设施

行星矿物采集复合体

23216 AD

一个正常的男人会因为震荡鞭释放的灼热痛苦而尖叫。相反，这个奴隶只是把他的采矿激光器从地上捡起来，然后再打开，继续他的工作，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艾玛守卫盯着那人背上的新鲜伤口，考虑着给他第二下。一个对疼痛已经麻木的奴隶是很难控制的，况且，如果这个人死了，替补人员随时都会到来。复垦运动昨天征服了伊安娜星球，数十万悔过的异教徒被俘虏。那些拒绝接受信仰的异教徒，被皇帝的圣骑士迅速地给予了神裁。

守卫将手臂扬起，再次鞭打。火花从奴隶的背上炸开，这一次他轰然倒地。烧焦的伤口与之前的印记相交，形成了一个近似于信仰标志的影子。*信仰的美妙之处在于，守卫想着，它为未出生的人提供了一条道路。*天堂是血统纯正的艾玛人与生俱来的专属权利，但对所有其他人——包括躺在他脚下的玛塔尔人可怜虫——来说，救赎必须要靠付出。只有通过苦难，未出生的人才能从死亡的阴影中复活，获得不朽的祝福。*我也许*

还能和这个人一起在天堂行走，卫兵想。他的服从表达了他对宽恕的追求。

就在他的手臂抽回，准备第三次出手的时候，守卫的对讲机发出了噪声。一艘奴隶运输船即将登陆，他要协助处理新来的奴隶。要安装带刃项圈；要分配劳动任务；要发放采矿设备。他往下看了看奴隶，现在正沿着泥土和碎石爬行。是的，这家伙很快就会看到天堂了。将震荡鞭出鞘，守卫转身开始向区间升降机走去。

伸手抵住洞壁支撑，奴隶挣扎着把自己拉回原地。一波波剧烈的疼痛在他那瘦弱的身躯中跳动。他对每一次的涌动都感到恐惧——不是因为它对身体的折磨，而是因为这残酷地提醒他，死亡仍然遥不可及。如果说这个人的生命中曾有过不被痛苦困扰的时候，那么这些记忆早已消失了。除了痛苦之外，他只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生来不是艾玛人而被诅咒，而现在他手中的装备就是救赎的钥匙。圣骑士告诉他，逃离地狱的方法就在这城墙之外。用激光钻进去，穿过它们，将洞穴中产出的凡晶石保存下来，作为献给上帝的祭品。打开设备，他将激光插进面前的岩石中，从左到右地运转光束，寻找珍贵的矿石，祈求宽恕……

一股热流从一个神秘的装置中爆发出来，直到刚才，这个装置还蛰伏在奴隶的肚子里。疼痛突然膨胀，然后一下子向四肢百骸炸开。矿钻掉落在地，奴隶抱着腹部跪倒在地。然后，第二股灼热的源头从他的头颅深处爆发，仿佛熔化的金属被注入了他的眼后。在碎石上扭动抽搐，他能感觉到烫人的液体在他的血液中流淌，焚烧着所经之处的一切。

在他痛苦至极时，一道刺眼的闪光淹没了奴隶的视线。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声，炙热的尖啸在矿井的坑道和墓穴中响起。但涌入无数奴隶耳膜的回响并不是一个人痛苦的尖叫，而是战场上的盛怒战吼。他血管里流淌的火焰，已经成为纯粹的、令人振奋的力量之源。站起身来，奴隶低头拍了拍自己的头颅和腹部，却没有发现伤口。他知道，他只是变成了一种非人的存在，一种比他想象中更强更有力的存在。他的双手牢牢地抓住了脖子上的项圈。他立刻能感觉到这个装置刺破了他的皮肤，并将其致命的毒素注入到他的动脉中。但那些本该使他残废然后死亡的毒药却没有任何效果。

随着一声尖锐的金属破裂声，项圈因男人双手的力量而破碎。奴隶们聚集在一起，惊奇地看着他从脖子上取下断裂的注射器针头，并将它们随意地扔到一边。现在他敏锐地意识到自

己的力量，他听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的声音，但却命令他虔诚地、绝对地服从。

觉醒吧，米玛塔尔人！他们抓走了我们的长老！

奴隶绝望地摇了摇头，抓着自己的头颅，仿佛要碎裂开来。他的生命立刻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声音来自内心，他知道自己生来就是为了一个使命。

他们已经被带到这里来了，米玛塔尔人！他们隐藏在刚来的人中！

他立刻感觉到附近有长老的存在，知道这个声音是真实的。他的记忆回溯到了艾玛卫兵准备第三次打他的那个瞬间，听到耳麦里的无线电呼叫。奴隶的大脑放大了声音，处理了话语，在那一瞬间，他立刻得知长老们被关押在矿区外的登陆舱里。

你必须马上找到他们！

震荡鞭带着电花朝着他的后背袭来，鞭子的唿哨声出卖了它的主人。时间慢到了极点。他侧身躲过鞭子，单脚朝攻击者

踏出一步，伸出的手臂在模糊的动作中扑了过去。奴隶感到自己紧握的手撕开了袭击者的喉咙。艾玛守卫倒下了，他的生命从脖子上可怕的伤口中喷涌而出。没有时间浪费在品味这复仇的美味时刻，相反，奴隶转身开始逃跑。受到鼓舞的人群意识到了机会，爆发出疯狂的力量，随着他跑。

快点，米玛塔尔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又有三名卫兵在试图阻止暴动奴隶时当场暴毙。在他身后，人群已经发展成了无法控制的骚乱。奴隶们舍弃矿钻，盲目地向前奔跑，他们渴望着艾玛人的鲜血，却只找到了他们留下的残缺不全的遗体。到了登陆舱的大门前，奴隶一击就捏碎了下一个受害者的胸骨。尸体上的无线电通知了一个简短的警告。

“他的项圈已经被摘下，将步枪分发到你们的小队，自由开火！”

打开门，米玛塔尔人！

在流畅的动作下，他把死者的手掌按在玻璃控制台上，输入了一个五位数的序列。奴隶从来没有考虑过他怎么可能知道

那个密码是什么。大门打开了，在他面前站着上百名米玛塔尔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长老们也在其中！

来吧，米玛塔尔人！

一道火光以可怕的力量撞向他的胸膛。枪声引起了人群的尖叫和恐慌。他感觉不到疼痛，又向前走了一步。同样，强大的冲击力把他推得向后退去，但他没有径直倒下，当暴动的奴隶在他身后狂奔的时候，他向前扫了一眼，走了过去。踉踉跄跄地穿过战火，奴隶无视疯狂混乱的场面，拼命地寻找将他从睡梦中召唤出来的长老们。死亡无处不在，但他的目光锁定在一个蒙面人的虚弱身影上，他在挣扎中缓慢、飘逸地滑行。

一切都悬而未决；世界的命运就在于这些日子的结果。警告其他的人，剩下的长老们不能灭亡。赶快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不朽之人在等着你，米玛塔尔人！去吧！

而奴隶又能感觉到疼痛，但不是来自胸口的弹伤。源自胃部的灼热折磨又回来了，长老消失在混沌中。奴隶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他向着监视哨站的太空升降机跑去。他跑过闪着刀光和洒着鲜血的人群；跑过一只手抓着带刃项圈，另一只手砸着艾玛人的人。腹痛每走一步都会加剧，他把自己扔进了一

部电梯，关上了门。电梯在一片枪林弹雨中开始火箭式上升。警卫们进入第二部电梯，追了上去。

疼痛向上蔓延到他的太阳穴，痛苦的丝丝缕缕开始从他胸前和背部的伤口缝隙中散发出来。当升降机穿过重力区时，合成音发出了警告。接着是恶心，伤口的剧烈起伏点缀着渗出的血液，升降机停下，一滴滴红色球体从他口中涌出。奴隶尽可能地调动起最后的力量，抓住这个小小的装置，把自己拉了出来。

子弹在头顶上划过灼烧的痕迹，他向气闸入口处冲去。内门打开了，他按了几个键，确保它们不会在他身后关闭。气压警报在整个空间站中回荡，琥珀色的警示灯闪烁，警报声呼啸而来，他一直等到打开外闸门的确切时刻。

奴隶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嗖嗖声，然后是一片寂静。当他的肺部爆炸时，他衰竭的大脑处理的最后一个画面是艾玛卫兵从他身后的闸口中冲出。这个无名奴隶的死亡之握中的微小装置闪烁了一次，然后将它每一个原子的质量转化为纯粹的能量，脉冲瞬间穿越了数光年的时空。

这个异象正好记录在四艘飞船的仪器上。在那一瞬间，历史的进程被永远地改变了。

第一章

Chapter One



“当信仰的考验来临，我不会犹豫，因为只有最坚定的信仰才能打开天堂之门。我当永生奉献，我的剑属于你，我的上帝，你的意志从当下到永远都指引着我。”

- 先知库里亚，《圣骑士信条》

“有人说，权力背后隐藏着懦弱；每个暴君都害怕有一天他的臣民知道真正的权力来源在哪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假称神意，并以此威胁质疑它的人要承担神怒的后果，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来掩盖这一真相呢！”

- 《玛塔尔人编年史》，《长老篇》

德里克星域 - 乔斯星座

乌比斯特星系：行星 IV

一条漆黑的小路，到处是烧焦的骨头和发光的火苗，在冒着烟的死亡森林遗迹中穿行。在这个被遗弃的地方，邪恶的印记无处不在，恶魔的低语嘲弄着它唯一的访客，让她转身离开。她压抑着恐惧，穿过黑漆漆的碎树干继续前进，出现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一件东西打破了这片荒凉的大地上的空旷。一座石墓，沉重的石板就在旁边，等待着永远的封印。头顶上的天空沸腾着厚厚的黑云，警告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风暴，要一劳永逸地摧毁这个世界。但她现在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深吸一口气祈求力量后，她才敢冒险靠近一步。

巨大的悲痛瞬间攫住了她，那种只有失去亲人才会引起的令人窒息的痛苦。一个伟大的英雄被安葬在那座墓穴里面，在征服这片土地的诅咒的边缘被击倒。走近这位不知名的英雄之墓，她意识到，她不再是一个人。在她的身旁，流淌着无数的灵魂，繁星点点，充斥着她的视野。他们也是悲痛欲绝，不畏艰险，来向这位伟大的英雄告别。

她到了那座敞开的墓室，却无法凝视里面的尸身。她向其他地方望去，发现周围的人都面目依稀。他们默默地站着，肩

并肩，仿佛在等她说话。但最先说话的是恶魔，他们阴险的低语穿过荒原传到她的耳中。一道闪电从头顶的恶云中射出。飘灵们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地穴——以及她所能理解的最大的恐惧——依旧矗立。

毫无征兆地，那具尸体伸出双臂向她扑来，大喊道。

“维奥拉！”

将她牢牢地拉入深处，当他们越陷越深，走向遗忘时，尸体又尖叫起来。

“维奥拉！起来！”

随着一阵喘息，她在阵阵警告的急躁警报音和闪烁的仪表灯中醒来。驾驶舱的天幕上满是乌比斯特四号行星上层大气的漩涡、红褐色的云带。维奥拉用力向后拉动飞行杆，将油门拉到底向前飞去。巨大的气体巨行星从天幕的视野中落下，取而代之的是恒星的刺眼光芒。她身后的阿洛特工业引擎轰鸣起来，飞船开始剧烈地响动。

她头盔里的听筒又喊了起来。“你掉入了重力井，加大推

力！”

维奥拉的左手拇指按下了油门的开关。加力燃烧器爆发了，警报声渐渐平息，阿特龙级护卫舰安全地加速，离开了乌比斯特行星 IV 的强大引力。这些梦总有一天会要了我的命，她想。关掉引擎，她深吸了几口氧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到底是怎么了？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

她仍在发抖，解开面罩，伸手去拿放在多功能投影显示器下面的那瓶止痛药。她的脸被汗水和泪水浸湿了。她弹开盖子，让两颗药丸滚进嘴里。

“维奥拉！”

吞下药丸后，她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贝尔，闭嘴！”她吼道。“我在外面的时候，你能不能管好自己的事？”药物开始起作用了。药效没有她希望的那么强烈，效果差强人意。

听筒里的声音一点也不怕她。“我刚刚又救了你一命！该死的，维奥拉！你最好给我说说看，为什么我现在不应该把那

艘船从你身边开走！”

透过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乌贝特斯太空的蓝黑色苍穹映入眼帘，她把飞船远离太阳。“因为你的事业是靠着我的工作成果才站住脚的，你不会挡你自己的路。”

“你应该多提醒总局，”贝尔冷笑道。“他们似乎总是忘记你工作成果。”

维奥拉没有理会这个隐晦的威胁。*如果那些傻瓜想让我辞职，他们只要开口就可以了。但自从霍尔星系被希德伦皇帝攻占后，他们就冒不起这个风险了，正如我预测的那样。*

“听我说。”贝尔继续说道，他的声音更加沉稳。“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和你说话。你这样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这会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他们会开始审核飞行记录仪的记录，维奥拉。这些事故我不能一直掩盖下去。”

尤其是当有人发现这些药丸的时候。“贝尔，这艘船是我唯一能避开联邦政客的庇护所。”她回答。她系上安全带身体向前靠，在显示器上点了一下。驾驶舱的屏幕光使她的飞行服沐浴在绿色的晕染中，数据在屏幕上滚动。“你有伊安娜的最

新伤亡估计吗？”

对面顿了顿。“最后一次统计，死亡六千三百万人，大部分是针对人口中心的轨道轰炸造成的。一百万左右在地面登陆时死亡；还有一百万在随后的地面战斗中死亡。至少有两百万人被抓去当奴隶，但我们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确切的数字。”

梦中的无面灵魂又回到了她记忆的表层。她闭上眼睛，想把它们推开。“长老们呢？”

“维奥拉……”

“长老，该死的。”她吼道，现在愤怒了。“你有没有听到任何报告？”

“什么也没有。”贝尔淡淡地回答。“也没有你们神秘的‘密会’的消息。”

“那就让监听处的技术人员着重监视离开地面的运输船。”她回应道，再次伸手向前拿止痛药。

“那是浪费时间，你知道的。”他争辩道。“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下面的人的身份，更何况是一个——”

又有两颗药丸滚进她的嘴里。“我不想听你的意见，贝尔。”她感到药物在她的肌肉上起作用，使它们放松。“只要把它做好就行了。你还有什么要给我的吗？”

“是的，*维奥拉*，”他反驳道。“总部想要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你对艾玛人下一步会攻击哪些星系进行估计。”

荒原上的地穴在向她招手，要她向前走，恶魔们又开始窃窃私语。“让他们告诉盖伦特的政客们，下一个就是泛光之原。”她喘着气说。

维奥拉在贝尔还没来得及抗议之前就关掉了通讯器。

精华之域 - 库拉克斯

伦因星系：行星 IX - 卫星 IV

联邦情报局总部

巴尔·格斯登诺中校用拳头砸着桌子。那个可悲的婊子，他想着，试图在通讯链路上再找到她的声音。没有人回答。他的眼睛扫视着维奥拉的护卫舰发出的实时遥测广播的显示屏。

亚空间通讯的开关刚刚被她关上了。他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费心呢？如果她想自杀，我也没办法阻止她。*

他叹了口气，靠在椅子上，盯着眼前飞舞的全息信息。维奥拉·安蒂恩斯已经在联邦情报局工作了近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她成为了联邦情报局关于米玛塔尔 - 艾玛冲突的主要专家。她在对政府的道德责任的热情——和极其不受欢迎的观点——的驱动下推进她的提案。艾玛人，他们对奴隶制的拥护和扩张主义的野心，自然成为她的愤怒目标。盖伦特联邦仍陷于与加达里国的苦战之中，但她仍在不知疲倦地游说，希望联邦代表受困的米玛塔尔人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这是政治自杀，贝尔想。无论她的信仰在道德上有多纯洁，联邦都因为战争而疲惫不堪，根本不可能考虑她的游说。*

维奥拉把联邦情报局变成政府决策的批判者，指责他们没有共同维护联邦在盖伦特境外保障人权的“隐性义务”，这毁了她的职业生涯。让情报局的上级恼火、让她与同事疏远的并不是她的意见——毕竟，她的工作就是发表意见。而是她发表意见的方式。

在受联邦情报局委托，为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制作一份例行情报简报中，维奥拉秘密制作了两份单独的报告。其中

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总局希望她会说的话。另一份副本——措辞大不相同——就是最终会进入盖伦特参议员手中的东西。

贝尔每每想到委员会的反应，还是会皱起眉头。维奥拉在报告中指出，“完全缺乏外交政策的骨干”对艾玛帝国咄咄逼人地入侵米玛塔尔领土负有部分责任。她谴责“政治上的亲信集团”，他们“无能到了以为他们认为与狂热分子进行理性对话是可能的”，以及“选举产生的低能儿们的致命失败，就是没有认识到复垦运动的本质。这是一种由国家支持的种族灭绝，是人类——更不用说联邦——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威胁”。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给该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总局考虑对她采取法律行动，不过这么做也会导致他们损失自己的一员得力干将。维奥拉对联邦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

联邦情报局最终决定让维奥拉留下来，尽管这会招惹联邦的政治家，但条件是她的知名度——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内部的——都要降到零。尽管她有二十多年的专业经验，但还是被降级留用，使她的级别仅相当于第一年的助理。维奥拉的生活就是工作；她几乎没有时间去发展社交生活，也没有朋友或家人可以依靠。贝尔认为她被压垮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是原来的她了。

贝尔点燃了一支烟，缓缓吐出一股烟气，穿过漂浮在办公桌上的全息遥测图像。局里想让她离开视线，但她的才干还是很值得一用的；有什么比直接给她一艘船更能调和这些需求呢？维奥拉的阿特龙护卫舰上的电子装置被修改为随时向总局广播她的位置，她的安全许可也被调整为只有在她亲自上舰的情况下才能接触到受限信息。在空间站或地球上，她的权限被封锁。总部正在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避免重演在参议院面前的惨败，同时还能从她那里得到富有成效的报告，如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压垮了她的自尊心，也不在乎。

这很残酷， 贝尔认为，*但这很有效……直到她开始寻找鬼魂。* 尽管伊安娜行星战的伤亡很大，但维奥拉还是在调查关于神秘的“密会”和米玛塔尔部落内部隐藏的权力人物的无稽之谈，她认为这些人对盖伦特的利益至关重要。但她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存在，还坚持把宝贵的情报收集资源用于调查她的胡乱猜测。*她可能已经疯了，或者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贝尔想，这一切的结局很糟糕。情报工作对心理的摧残已经够大了，但对那些被派往艾玛的人来说，这尤其难受。维奥拉不会是第一个因为这些而失去理智的分析员。

他踩灭了烟头，推开桌子，最后看了一眼遥测数据。乌比

斯特恒星系，行星 IV，同步轨道，所有系统正常，所有环境信号强度为零。她完全是一个人在外面，贝尔想。对于她选择的生活来说，这是很合适的画面。整理好制服，贝尔离开办公室，去参加与其他任务人员的会议。

当他身后的门一关上，描绘环境信号强度的遥测图形就闪出了鲜红的光芒，几秒钟后才恢复正常。

美特伯里斯 - 加特星座

霍尔星系，行星 VI：“伊安娜”

末日沙场级级战列舰，“不浸号”

从高空巡逻的舰船的位置看去，伊安娜星球的漩涡云层还拖着长长的黑暗条状云，横跨大陆。

上帝啊，对我言语吧。

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帝国战舰提供的围绕前米玛塔尔世界的不同景象。从最后一门炮停止炮击，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二十四小时，但无法控制的火焰风暴仍然在整个星球上肆虐。

云层中偶尔露出的绿色地块上坑坑洼洼地印着大片黑乎乎的伤痕。

告诉我，我昨天杀的那几百万人都是罪有应得。

法斯·阿克雷顿准将敲了敲控制台，图像消失了。他转动了椅子，使自己面对着宿舍的窗户。霍尔星系的阳光洒在不浸号的船舱中，用一种诡异的、金色的光环照亮了黑暗的房间。他把手放在额头上，闭上了眼睛，忍住了眼泪，因为那眼泪有可能意味着对上帝敌人的同情。

“当信仰的考验……来临……我……不会……犹豫”

法斯在努力背诵祈祷文，他哭了起来；几个小时前海军大将命令他太空轰炸伊安娜星球。不浸号只是被派去控制这颗星球的舰队中数百艘帝国海军战舰中的一艘，法斯很可能因为他的作战而获得殊荣。他麾下的舰队是为数不多的遭遇米玛塔尔顽强抵抗的舰队之一。当不浸号对着下面的城市挥洒致命的速子光束时，法斯·阿克雷顿已经摧毁了数十艘敌方战舰。没有一艘帝国战舰在交战中损失。干净利落的胜利带有神圣的含义，激励着他的船员们，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信仰，他是一个真正的圣骑士：是神意的执行者。

我的上帝啊，我求您……跟我说话吧，求你了！

法斯擦去眼泪，用手抚摸着自已光秃秃的头皮。他的住处的墙壁上摆放着几十个军功章和宗教文物。大部分的殊荣都是由希德伦皇帝亲自颁发的，在繁杂冗长的仪式上，艾玛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都会出席。阿克雷登准将已经是帝国海军中的传奇人物，他以粉碎整个帝国的米玛塔尔抵抗组织，请求前往最危险的战区而闻名。

皇帝对待法斯就像对待儿子一样，对他作为海军指挥官的能力比对自己的将军们更加值得信任。公众都知道阿克雷顿家族和卡多尔王室之间有共同的血统，但事实上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血缘上的联系。希德伦皇帝宠信法斯并不是因为他的祖先，而是因为他对复垦运动的不懈努力和深深虔诚的信仰。他们都憧憬着有一天，新伊甸成为其本应如此的辉煌乐园，宇宙内每个世界的信徒都称颂着上帝的荣耀。

但现在，他的信仰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梅基奥斯·萨拉姆海军上将——艾玛所有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要求法斯参加地面轰炸，直到刚才。也许这只是一种战术上的需要；是军事上的要求，要最大限度地将火力对准这样一个重要的目标。或者，这是皇帝对他的信仰进行最后的考

验，这将最终决定他是否能晋升为海军上将。法斯相信，他在战斗中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以信仰将神圣的正义付诸实施。然而今天他发现自己却永远无法摆脱伊安娜的影子。

我的上帝啊，这重担是我所不能承受的……难道这些异教徒因其罪孽而被烧死不是你的神意吗？为什么我现在不为你的敌人被杀而欢欣鼓舞呢？

轻微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法斯看向他的办公桌。

您已经听见了，现在对我说吧……

声音第二次响起。

“怎么了，中尉。”

声音听起来很是抱歉。“大人，很抱歉打扰您，但我们有关情况。”

“说吧。”

“通讯仪检测到了强大的伽马射线和 X 射线能量的爆发，这不是任何已知的天体产生的。当他们检查记录仪时，发现亚

空间环境信号强度在同一时间完全激增，而且……通讯中有一个信号。一个求救信号，但被放大了。”

“来自谁？”

“我们自己的一些高阶司铎，大人。信息有点失真，但我们可以确认使徒泰姬·鲁肯的声纹。录音中还有其他声音，但我们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听起来他们像是被埋伏了。”

又一个对信仰的考验？法斯的双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叛军？”

“没错，大人。消息很明确。”

“叛乱最开始在哪里爆发？”

“大人，这听起来会很不寻常，但爆发点是迪亚蒙。”

法斯的眉毛拧成一团。“哈希尔的矿区建筑群？”

“是的，大人。通讯官检查了几次。”

我是您卑微的仆人，我的上帝，我不会对这种残暴的动物

手下留情。“中尉，通知其他舰长，并指示导航员设定航向，前往迪亚蒙。用最快的速度，我去舰桥上。”

“是，大人。”

饱受摧残的伊安娜星球移出视线，不浸号开始转向。法斯站直身子，看到了窗外的倒影。

我是您卑微的仆人……

他深吸一口气，收敛了自己的情绪，向门外走去。

这次没有梦。只有一片漆黑。

蜂鸣声。

维奥拉缓缓睁开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然后发现自己几乎没有睡过。她觉得自己很麻木，以至于难以集中精力观察周围的环境。高兴的感觉还在，算是吧，只是这感觉和解脱一样痛苦。就像想通过喝海水来解渴一样，她想。

她眨了几下眼睛。她的大脑工作得很慢，在模糊的记忆中苦苦思索，试图记住如何解释显示器上无数的读数和仪器。她意识到，这个声音与把她从乌比斯特行星 IV 的大气层中救出来的警告不同。这个是一个信号。

蜂鸣声。

她向前倾身，轻点屏幕。伽马射线和 X 射线，她大声说。当她意识到信号类型的重要性时，雾气突然蒸发了。

是密会！

她开始在屏幕上快速敲击，阿特龙级的侦测装置开始寻找信号的来源。皱着眉头看着电脑的第一个答案，她再次进行分析。这一次，它显示的反应大不相同。维奥拉睁大了眼睛，她慢慢地将手从控制器上移开。屏幕上显示着。

维奥拉·安蒂恩斯
我们一直在观察你
来迪亚蒙
在古沙诞来临之前。

我不是在做梦吧，维奥拉想，一股寒意贯穿了她的脊椎。在艾玛语中，“迪亚蒙”的字面翻译是“恶魔之石”，它的位置在帝国海军控制的领土深处。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米玛塔尔奴隶劳动营，迪亚蒙是一颗类行星——一颗未形成行星的泰坦型小行星。直径 1300 多公里，它的地质活动仍然活跃，并且在表面不断地爆发火山。

迪亚蒙最明显的危险是其离心率极高的轨道。一圈需要 238 个标准的 EVE 日，但它的路径与密集的小行星带相交——它们是迪亚蒙曾经的一部分——每 119 天就会在表面下一场史诗般的陨石之雨。艾玛人称这种灾难性的陨石风暴为“古沙诞”，它将迪亚蒙周围的空间变成了对航天器的致命的杀伤区。

但在这个地狱世界的地表之下，深藏着大量的凡晶石。由于太深，舰载采矿激光器的切割光束无法穿透，艾玛人钻入地壳中爆破了约 30 公里，以获取珍贵的矿石。为了维持采矿作业，在巨大的矿洞深处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数十亿立方米的材料被挖掘并拖走，有时这些建筑群会被从地幔涌出的岩浆吞没，或被古沙诞的陨石雨所摧毁。

只有以艾玛人的傲慢——以及奴隶的人力——才能使这种不切实际的冒险成为可能，维奥拉想。毫无疑问，如果新伊甸

有地狱这样的东西，那么地狱的入口就是迪亚蒙。米玛塔尔的奴隶在炼狱中挥汗如雨，一个自认为是神使的皇帝攫取这些宝贵资源据为己有。一想到这里她就无比愤怒，但当她意识到距离迪耶依轨道的第 119 天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候，寒意又回来了。

密会在躲着我，维奥拉想，伸手去拿更多的止痛药。这里有一条线索，那里有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现在这个——在当地一年中最危险的时间里，提出要在太空最危险的地区和他们见面。她咀嚼着药丸，而不是吞下它们，但几乎没有注意到苦味。

“*在古沙诞来临之前，*”维奥拉回忆起，药物开始在她的血管中发挥作用。

*为什么不呢？*阿特龙级颤抖着启动跃迁引擎。*反正我已经死了。*

维奥拉是对的。她又对了一次。

贝尔在赶回办公室的时候，脑子里在飞快地运转着。他不愿承认，但任务官的会议已经触及了她要求他寻找的一切。由于艾玛的入侵，联邦与米玛塔尔部落之间的所有外交渠道仍被切断。但艾玛人和米玛塔尔人战局的情报仍在不断流出，最新数据让总局极度不安。

会议重心放在一艘工业舰上，据信载有第一批从伊安娜带走的米玛塔尔囚犯。在那艘船到达迪亚蒙矿区后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骚乱，夺去了几名圣骑士卫兵的生命——鉴于艾玛人控制奴隶方法的残酷有效性，这完全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最有趣的是，迪亚蒙即将进行一次轨道穿越，直接穿过哈希尔星系最大的小行星带。在由此产生的陨石风暴过去之前，任何飞船都无法接近这个建筑群。

这实在是太巧了，贝尔想，办公室的前门打开，他被香烟和汗水的臭味熏得精神一振。参加会议的监听人员表示，在那次暴动发生后，已知的米玛塔尔军用信道上已经吵得热火朝天，而且因为伊安娜行星战，通讯的频率也有提升。维奥拉已经问过好几次关于长老的事情，而这一系列的事件暗示着一个对米玛塔尔人来说极其重要的人——不管是“长老”还是其他的人——被带到了迪亚蒙。

在他坐下的那一刻，办公桌控制台发出了嗡嗡声。

“我是贝尔。”

“中校，我们刚刚从玛塔尔人的军用频道截获了一段通讯，你听一下。”那个声音说。是监听台的一个初级分析员。
“大约有一个小时了。部分内容缺失，但对话中触发了一些关键词警报。稍等。”

贝尔在回放开始前，确定自己的电子设备正在记录。

“……带到迪亚蒙……在乎什么风险了，我们没有时间……快速反应小组，我们有……瓦基尔人……他们从现在的……魔爪小队回来了——……尽快……死刑……我们没得选……”

录音突然停止，伴随着一阵静电音。

“就这些了。”分析员说。“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声纹。如果有吻合的地方就给你打电话。”

“好的，谢谢。”线路咔嚓一声挂断了。

我靠，贝尔一边摸索着找烟一边想。他们在玩儿真的，他们真的要把人救出来！瓦基尔人是一支传说中的特别行动部队，由米玛塔尔部落最优秀的战士组成，他们的参与完全可以保证，一场营救任务要么在计划后期，要么已经在进行中。而这个任务肯定会失败，不管那些瓦基尔突击队自认为有多厉害，贝尔一边想，一边将维奥拉护卫舰上的遥测数据拿出来。在暴动中被杀的艾玛卫兵的替补人员很可能已经在前往迪埃蒙的路上了，而且……

贝尔在看到阿特龙级导航系统中锁定的目的地时，思索中停了下来。烧了一半的香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

“他妈的，”贝尔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对着控制台狂拍，想远程关闭阿特龙级的引擎。但为时已晚。当维奥拉的护卫舰进入将带她进入哈希尔星系的星门时，全息显示屏一闪而过。

联邦情报人员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他不明白，她怎么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些情报。她要是想找死的话，用不着这么麻烦。

第二章

Chapter Two



“扎卡拉一看到弟弟有危险，就毫不犹豫地扑向野兽肉搏，即使没有武器和盔甲。野兽被激怒了，转身撕咬扎卡拉，在他的侧面开了一道可怕的伤口。抓住时机，加鲁姆用剑贯穿了野兽的心脏，从而结束了这场战斗。但受了致命伤的扎卡拉却痛哭起来。‘你为了我牺牲了自己，’加鲁姆握住他的手说。

‘我们是兄弟，’扎卡拉回答道，带着最后一口气说。‘在上帝面前，我们将永远是兄弟……’”

- 先知朱尼普书，10:25-30， 圣典文书

“我会告诉你这种疯狂是如何诞生的。一个人从混沌的边缘望向事件穹界，在那里光永远无法逃脱。然后他转过身来，看到了他破碎的生命的残余，看到了他被毫无停顿或悔恨地夺走的东西。他的灵魂决定——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它渴望混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杀死上帝，那个对他做出这件事情的上帝。”

- 图克尔经约，第三卷节选

德里克星域 - 贝达列亚星座

伊列莎星系：瓦基尔“魔爪”中队集结点

台风级战列舰 “地狱怨灵”

我的儿子……

数十年不懈的游击战在这位被称为卡思·穆塔纳的瓦基尔海军上将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头顶稀疏地梳着银发，但健硕的身体仍像是一个壮年的克鲁夏部落战士。今天他的眼睛比平时更忧郁，他的表情不再是普通的坚毅，而带有更多的愤怒和悲伤。

他们杀了我唯一的儿子……

坐在舰桥旁边的船员们注意到了他严峻的神情，感到肩上的重担越来越难以承受。伊安娜被艾玛人夺走的现实实在是太难接受了，许多人都收到了失去亲人的消息——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听不到任何消息。海军上将一直是他们的力量支柱，但看到他这个样子，却让船员们苦不堪言，更增加了自己的悲哀。

现在只剩下仇恨……

地狱怨灵号的所有军官都站在他们的海军上将身边，听着瓦基尔任务简报官解释每个中队在救援行动中的作用。前舰桥窗户上方的舱壁上有一个大屏幕，分为四个部分，每个指挥官在简报中都有一个。卡思在简报官说话时，多次听到有提到他的名字，但他的心思从来没有从儿子的记忆中游离出来。

在他还是个士兵之前，他看着我砍下艾玛人儿子的脑袋……杀死一个艾玛人父亲……他对我说：‘你就是我想成为的人……’

“上将？”简报官直接向他提到了一些任务的内容，但再一次被无视了。

我是卡思·穆塔纳，克鲁夏部落的自由战士，米玛塔尔人的瓦基尔战士，失去了儿子的父亲……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坐在舰长椅上的老兵身上。卡思眉宇间的神色更加深沉，但他仍然盯着正前方的空气。没有人敢分散他的注意力。参谋官清了清嗓子，然后继续说道。

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战……

“……魔爪中队将首先跃迁进入控制区，与该地区的所有帝国部队交战。在任何空间威胁到来之前，必须先中和掉地面防御系统。你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决定欧米克龙小队是否登陆，用三到五分钟时间来撤离，陨石风暴把这个地区的一切都摧毁……”

我最后的报仇……

“跃迁点会让你直接到达迪亚蒙的上方，与她绕着恒星飞行的轨道速度一致。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米克龙小队，如果他们未能在你到达后两分钟内进入主通风口，这次任务成功的几率……”

历史会记得我是一个弑神者。

“欧米克龙会到达目标。”卡思打断了他的话，从朦胧中清醒过来。“地狱怨灵号和魔爪小队都知道。我和船员们已经准备献出生命，让欧米克龙尽可能可能成功。问题是，你认为米玛塔尔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参谋官转移了一下重心。“对不起，将军，但是——”

“瓦基尔无法守卫伊安娜，上校。这里集结的所有力量都无力阻止圣骑士们对我们文明最神圣的星球之一的破坏。难道我们没有一个计划来保卫我们这里大多数人称之为‘家’的地方吗？”

卡思的军官们依然保持着警惕，竭力掩饰自己对海军上将话语的震惊。简报官很慌张，试图坦率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是这样做了，长官，但入侵部队的规模和实力压倒了一一”

“上校，”上将再次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他脸上的纹路更深了。“他们杀了我们几百万人。数千万人！请告诉我，保卫那些人的计划是瓦基尔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计划。告诉我，那个几率要如何解释我们要面对比预期更庞大的攻击力量。”他的声音低到了耳语。“或者说我的儿子面临的几率，因为一道速度光束直接从他头顶落下。”

参谋无言以对。每过一秒宝贵的时间，都让致命的流星风暴离迪亚蒙更近了，拯救长老们的窗口一一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一一正在快速关闭。

“上将，我对您失去贵公子深表同情，但艾玛人现在一定已经在地表以下严阵以待了，如果我们在第一颗流星撞击时就发动攻击，他们不会发现欧米克龙——”

卡思怒气冲冲地从船长椅上跳了下来。脖子和太阳穴上鼓起了青筋，他咆哮着。

“我们没能拯救伊安娜，是因为对‘机率’的计算错误，上校。长老们是那个世界，也许是我们整个文化的全部遗存。你还敢把‘几率’说成是某种游戏？导航官！”

另一个军官猛然间军靴一落，狠狠地立正敬礼。“是，长官！”

“设定你的航向，前往哈希尔星系，确保你的最终落地点是对照上校提供的坐标设定的！”

军官带着面无表情的坚定。“导航航向迪亚蒙，是，长官！”他跳进控制台，开始对坐在里面的船员们发号施令。卡思对着屏幕上方的摄像头发呆。

“欧米克龙号，你可以走了。锁定你的航向，在迪亚蒙与我们会合。”

欧米克龙飞行队长疑惑地盯着屏幕。

“现在！”卡思咆哮道。“快滚！”

参谋想说话，但又被愤怒的瓦基尔上将打断了。

“你再提一次‘几率’这个词，我发誓，如果我还能活着见到你，我就捏碎你的脑袋。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机会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为什么而战吗，上校？为埋葬我们自己孩子的权利！就因为你的几率，拯救他们已经不可能了！”

地狱怨灵号开始转向，数十艘米玛塔尔战舰在旁边摆好了阵势。欧米克龙小队——由两艘裂谷级护卫舰组成，每艘护卫舰上都装载着一个小组的瓦基尔突击队员——从主力舰队中分开。这支队伍距离哈希尔只有七跳，虽然大多数船员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但他们感觉到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

另一名舰桥军官走近卡思，悄悄地说了一句话。“长官，我找到了你要的资料。”

卡尔斯转向军官。“说吧。”

那人犹豫了一下才回答。“盖伦特人向我们提供了帝国舰队在伊安娜上空移动位置时的实时信息。将其与地表上受损位置的侦察数据进行对比，让我们有很高的信心——”

“我相信你的情报，中尉。”卡思打断了他的话。两人脚下的地板格栅随着地狱怨灵的跃迁驱动引擎启动而震动。“给我一个名字就好。”

“是的，长官。”那人开始冒汗了。“在你儿子失踪的城市上空轰炸的帝国旗舰……是不浸号，长官。是法斯·阿克雷顿准将。”

德里克星域 - 贝达列亚星座

伊列莎星系：瓦基尔”魔爪“中队集结点

裂谷级护卫舰 ”欧米克龙一号“

瓦基尔小队队长听着裂谷级的引擎声，脑海里认真复习“狂暴行动”的任务计划。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他，无论何时都要

抓住这些宝贵的休息时间。他向后靠了靠，闭上眼睛，让自己的思绪游走在年轻时无望的日子里，游走在他经常重温的时刻。

“我看到你用克里塔克刀杀了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武器？”

“因为它很安静。”

“割断四个内凡达人的喉咙，很难说是安静的，孩子。”

“我把他们轻轻地放下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听到了”

“还不够轻柔。我跟踪了你所有的动作。我看到了一切。当他们的^{主人}发现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圣骑士们会来找你的。”

“让他们来吧。我不会让他们活捉的。”

“你喜欢杀人吗，弗拉德？”

“你他妈的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你喜欢杀人吗，弗拉德？”

“我对它无动于衷。你是谁？”

“你在杀那些人的时候，你是在‘无动于衷’吗？”

“我对杀死那些向艾玛人出卖我们的叛徒无动于衷。”

“要不是你是在打劫他们，我就相信了。”

“要么扣动扳机，否则别再浪费我的时间。”

“你不被我按在你额头上的这把枪吓到？”

“唯一让我害怕的就是能活着成为奴隶。现在他妈的一枪崩了我，否则就从我面前消失。”

“你会成为一个好战士的，弗拉德。”

“你在做什么——”

“我们要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杀手，弗拉德。看在米玛塔尔的份上。做个甜蜜的梦。”

裂谷级飞行员兴奋的声音在扬声器中响起，打破了一段遥远的记忆，这段记忆对于精锐士兵来说，是痛苦的，也是珍惜的。

“瓦基尔们，我们准备登陆，重复一遍，准备登陆。预计到达控制区时间，九分七秒……六……五……标记。飞行工程师，保护好所有装备，全员就位，这次落地会很热闹。”

机舱灯光切换为红色，弗拉德·金特雷布队长从白日梦中完全清醒过来。飞行工程师进入后，开始沿着两张士兵面对面的长椅检查，帮助将他们的四点式安全带扣好。他默默地工作着，士兵们享受着最后的平静。他知道，这不会持续太久。

二十年了，弗拉德想，他检查了绑在身上的装备清单。二十年了，自从我被那个疯狂的瓦基尔招募者从那些肮脏的小巷子里带出来后。不知道他对这次自杀任务会有什么看法。

工程师走近，把固定在肩上的作战包上的带子牢牢拉住。金特雷布上尉和其他每一个瓦基尔突击队员一样，身上的武器装备琳琅满目。每个人都配备了突击步枪、手枪、额外的弹药、手榴弹，还有一把被称为“克里塔克刀”的作战刀。有些人还携带了额外的装备和武器，用于更专业的角色，但对于这次任务——它更倾向于隐蔽而不是蛮力——必须轻装出行。飞行工程师检查了一下，确保步枪被牢牢地固定在弗拉德的胸前，然后把绑在他腿上和两侧的其余装备固定。工程师满意地认为东西不会掉出来，便转到下一个突击队员身上。

士兵们都很安静，每个人处理压力的方式都有些不同。有的人安详地闭目沉思，有的人则聚精会神地看着眼前盘旋的全息任务简报。我们有多少人能搭上回程的航班，弗拉德想知道。如果还有回程的话。船舱中央的地板格栅上投射出一幅迪亚蒙矿区的三维地图。欧米克龙小队将部署到的通风洞口被标注为“地狱之门”。

“研究一下地图。”弗拉德指示道。“了解它的每一个细节。你们的任务包里有副本，但你们应该把那些示意图记在脑子里。”

其中一个士兵开口了。“计划在最后一刻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图姆加。”弗拉德回答道。“截至目前，狂暴计划没有变化。”

“那些失踪的长老们呢？”另一个士兵问道。“有他们的情况吗？”

“没有，克鲁汉。”弗拉德回答。“但现在的假设是，他们还活着。”

一些士兵交换了一下眼神，弗拉德记下了那些眼神。他决定在他们引起更多的怀疑之前，解决他们未曾说出口的担忧。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但如果他们还有一丝呼吸，那我们即使放弃生命去寻找也是值得的。”弗拉德说。“如果没有那些长老……我想我没有必要解释后果是什么。”

所有的士兵都同意了，除了图姆加。这个人要麻烦了，弗拉德感觉到。我必须当着其他人的面小心处理。

“我们是米玛塔尔的刀锋。”弗拉德开始说道。“而伊安娜的灵魂与我们同在。这个任务会很困难，但狂暴行动不会徒劳无功。我们会成功的。”

图姆加依然不甘示弱。“即使没有长老会也会成功？”

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会比艾玛人的子弹更快杀死他。“狂暴行动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从伊安娜那里夺走的长老们是否还活着，图姆加。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么我们的次要任务就是带他们回家。”弗拉德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你能胜任这个任务吗？”

“我是瓦基尔。”图姆加咆哮着，反应像是受到了侮辱。“我当然能胜任任务。”

士兵们在裂谷级加速到跃迁时，感到自己的身子微微一顿。

“我也是。”弗拉德回答道，这次他的声音中多了些许坚定。“这艘船上的所有战士也是如此。”

德里克星域 - 奥贵星座

哈希尔星系 - 迪亚蒙采矿设施

行星划过窗外，阿特龙级加速进入了前往迪亚蒙的最后一段旅程。在维奥拉血管中，肾上腺素掩盖了药力，她思考着这种情况下的非凡风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想，慢慢地在嘴里嚼碎了另一颗药丸。*特别是如果伊安娜的陷落解释了为什么密会与我们直接接触*。她仔细检查了记录器是否正常运行，在电磁和亚空间频谱的频率上运行测试。维奥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她试图向联邦情报局，或者其他什么人证明密会的存在。她想让这次相遇的全部细节都毫无遗漏地保存下来。

维奥拉憋了一口气，跃迁引擎开始功率下降。一个小小的、泛红的圆点出现在视野中心，一点点变大，直到迪亚蒙那张狰狞的脸庞完全充满了驾驶窗。*那恶魔之石*，她想，盯着熔岩流在拉长的、破碎的世界上切开火热的通道。马上，护卫舰的感应器发出了陨石风暴来袭的警告，维奥拉注意到，迪亚蒙之外

的空间正闪烁着零星的点点亮光。古沙涎，她想。阳光从无数巨石翻滚的表面反射出来，以每秒数百米的速度向她袭来。通讯信号疯狂地闪烁着，贝尔拼命地想联系她。她考虑着要不要回应，然后决定不回答。她问自己，为什么要和他计较呢？光是录音就能回答他所有的问题……

维奥拉突然感觉到自己从座椅上飘了起来，阿特龙级护卫舰上的电力系统毫无征兆地关闭了。驾驶舱内的面板、屏幕和指示灯都暗了下来，护卫舰内的温度也开始下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维奥拉慌忙将氧气面罩绑在嘴上，然后低头检查救生服上所有的密封条是否扣好。一道闪光照亮了飞船，她的眼睛本能地朝外面的景物飞去。

一艘恩赐者级运输船就在护卫舰前方几十米处漂浮，离得很近，以至于维奥拉能读出刻在船体上的艾玛宗教铭文。这艘船看起来被遗弃了，导航灯熄灭，内部没有舷窗照明，整艘船沿着轴线缓慢地旋转着。两艘船同时在这里停转了，维奥拉想，她拼命地想把自己的护卫舰抢救回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她突然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头骨深处爆发出来，这种感觉迅速蔓延到了耳根。松开控制装置，她的手反射性地回过回头来抓着头盔。

“两次带着崇高目的的死亡，维奥拉·安蒂恩斯。”

维奥拉的身体在惊恐中抽搐着，那邪恶的声音撞击着她的耳膜。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飞船内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产生那样的音频。然而那声音听起来却像是从她体内发出来的。

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瓶毫无重量的药丸，在驾驶窗前漂浮着。

*“沉迷。”*那个声音嘶吼着。*“你和你的物种在毫无指望地沉溺。”*

维奥拉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接受密会已经掌控大局的事实。她能感觉到声音中凛冽的怒火，打断是不明智的。

“对权力、对贪婪、对欲望、对神明的沉迷……都是虚假满足需求的毒品。你明白这种需求是什么吗？”

阿特龙级内的温度继续骤降，而她却无力阻止。维奥拉放弃了重启飞船系统的尝试，盯着外面漂浮着的恩赐者级。

“摆脱恐惧和不确定性，孩子。米玛塔尔长老们通过培养耐心，在追求理解的过程中控制住了他们对未知的恐惧。那次的探寻团结了整个民族！部落团结如同一人，即使当时还没有组建国家的意识。没有其他种族比他们更容易实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但是艾玛人……”

恩赐者级船体上的铭文引起了维奥拉的注意。“上帝的意志：艾玛无敌。”

“艾玛人和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沉迷，他们的无知！伊安娜是一个绝佳样本，昭示着人类急需进一步进化，一劳永逸地摆脱恐惧，拥抱我们为之保存了千年的启蒙！”

一开始听起来就像沙粒撞击金属的声音，然后偶尔有鹅卵石砸在泡泡型突起的驾驶窗上。那场风暴就快到了，维奥拉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吃止痛药。她可以看到，迪亚蒙之外的闪光已经可以看出小行星的轮廓。

“太多次了。太多次，人类的沉溺摧毁了时代的进步。历史又要让我们失望了，剥夺了我们再次在你们之中行走的权利。”

小瓶止痛药撞在控制台上，里面的东西洒得到处都是，阿特龙级突然重新开机。当护卫舰的护盾吸收了来自古沙诞的碎片冲击时，细小的光波涟漪在整个护盾泡泡上跳动。

“从新伊甸之门崩溃之前，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过比这更黑暗的日子！你能找到力量，来恢复与伊安娜一起失去的东西吗？”

随着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护卫舰上的传感器记录了七艘帝国海军战舰的到来。维奥拉惊恐地看着它们每一艘都开始主动瞄准她的飞船。

“或者这将是人类永远的遗产……”

维奥拉尖叫着，因为运输船在刺眼的闪光中爆炸了，阿特龙级上洒满了烧焦的残骸碎片。当她摸索着启动护卫舰跃迁时，危险的警报器无情地，急促地尖叫着。

漂浮在恩赐者级残骸中的八具尸体的可怕景象，让她犹豫了几秒钟。

德里克星域 - 奥贵星座

哈希尔星系：迪亚蒙采矿设施

末日沙场级战列舰“不浸号”

法斯·阿克雷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八具艾玛大祭司的尸体，他们本应该在他的保护下。其中有一具属于心爱的使徒泰姬·鲁康，就是在通讯中求救的人。而盖伦特联邦要为这种背叛行为负责，他想。我的上帝，我又要以你的名义杀死一个敌人了！

武器官用带着愤怒的声音说：“距离目标，五十八公里，射频晶体装填，分配目标名称‘十一月一号’。大人，您的命令？”

还没等法斯回答，战术官就打断了他的话。“350 方向发现新的敌人，垂直正向 17000 米，距离 71 公里！米玛塔尔叛军，大人！”

法斯看了看战术显示屏，数了数有三十艘敌方战舰。不管胜算有多大，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拉出舰队之前，先为被害的圣者报仇。只有一炮的时间。

“武器指挥部，分配一、二号炮塔，追踪‘十一月一号’，开火。”

德里克星域 - 奥贵星座

哈希尔星系：迪亚蒙采矿设施

台风级战列舰“地狱怨灵”

舰桥上的船员们都同时看到了。两道红色的光束划过太空，击中了阿特龙级护卫舰的尾部，护卫舰在剧烈的旋转中下坠。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挑衅的迹象，艾玛人刚刚击落了一艘手无寸铁的盖伦联邦飞船。

但卡思对那艘失控的小型护卫舰向迪亚蒙表面坠落不感兴趣。他专注于战术显示器上那艘末日沙场级战舰长长的金色轮廓。那就是那艘“不浸号”，他想。也许命运并不像我曾经想象的那样不公。

精华之域 - 库拉克斯星座

伦因星系：行星 IX - 卫星 IV

联邦情报局总部

贝尔惊恐地看着遥测读数预示着维奥拉·安蒂恩斯即将死亡。艾玛人，他难以置信地想，颤抖的手伸向对讲机开关。*该死的艾玛人袭击了她！*

“有什么问题，”尖锐的声音回应道。贝尔一边监测着遥测数据，一边快速地说着。

“一支艾玛人的战列舰队刚刚在迪亚蒙上空袭击了维奥拉的飞船，上校。”

“她在那里做什么？”

“很可能是在调查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救援任务理论。”*她的飞船着火了，贝尔注意到。而且旋转得太快了，她现在一定已经失去了知觉。*

“‘很可能’，中校？”

“在我询问她之前，她就关闭了通讯。”他回答，惊恐地盯着数据。“一支米玛塔尔攻击部队目睹了对维奥拉的飞船的攻击。刚刚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和帝国的舰队交战。”

“现在就在？在迪亚蒙？”

“没错。但我们马上就要失去信号了，维奥拉的飞船就在不远处——”

贝尔话还没说完，阿特龙级上的近距离传感器就记录了两艘朱庇特护卫舰，怨灵级的身影，他们在维奥拉的飞船附近解除了隐形。

第三章

Chapter Three



“战争并不像人类所担心的那样是万物的可怕结局。冲突给大自然带来了平衡，因为它在将自己适应、变异、制造成比以前更强大的东西。人类是大自然的主宰，因为我们可以主动选择这些变化的结果。我们可以加速一个物种以其应许的统治地位。通过战争，我们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战争不是地狱，远非如此。战争是美丽的，战争是神圣的。”

- 梅基奥斯·萨鲁姆大将，摘自帝国学院圣骑士毕业典礼演讲，AD 23215

“只有当奴隶的项圈戴在脖子上的时候，才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来自哪个部落，战争的恐怖才让我们团结起来，成为米玛塔人。”

- 伊辛努尔·乌尔布拉德，维洛奇亚议会历史档案，AD 23217

德里克星域 - 奥贵星座

哈希尔星系：迪亚蒙采矿设施

一个个光点冲破黑暗的笼罩，落在维奥拉血红的双眼上，慢慢地扩张成一条拉长的隧道。她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紧地收缩着，与阿特龙级旋转所引起的危险的高G力进行着对抗。当护卫舰向迪亚蒙的地表旋转跌落时，视野的末端橘色与黑色的地貌令人头晕目眩地旋转；警报的响声和烟味预示着，等待她的将是炽热的死亡。

维奥拉在巨大的压力驱使下奋力钻进座椅，并设法用右手握住飞行杆，左右移动。护卫舰的系统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办法从这艘注定要毁灭的飞船上弹出，也没有办法呼救。放开控制权，她不知道自己的死亡是否会被任何人注意到，在这最后的时刻，她发现自己对密会的好奇心已经完全被对他们的狂热仇恨所取代。

但随后橙黑色的模糊变成了蓝白色，随着阿特龙级旋转速度的减慢，隧道视觉效果开始迅速消失。迪亚蒙和太空的交替景象平缓下来，变成了一条明显的地平线，维奥拉紧缩的肌肉开始放松。飞船的警报器继续发出系统损坏或无法使用的不祥

警告，然而护卫舰却以某种方式在受控的下降中笔直而平坦地飞向行星的表面。

在最后一次有意识的努力中，她耗尽了最后的残余体力，维奥拉微微转过头来，看到了一艘朱庇特的怨灵级护卫舰就在离驾驶窗外几米远的地方飞行。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欧米克龙一号的飞行员喃喃自语，拨动着油门控制的开关。她的的心脏跳得比跑步还快。“魔爪小队指挥部，这里是欧米克龙号领航员，请注意，朱庇特人已经稳定了阿特龙级，正在将它拖来。”

一个带着静电的声音在耳机中回答道。“……再说一遍，欧米克龙，你说……正在拖拽它？”

一颗货柜大小的小行星从舱外划过。“*我的天！*肯定，我刚刚飞过他们，整个护卫舰后面大半块都被打掉了，还能跟着朱庇特人一起飞。欧米克龙二号，你能确认吗？”

“魔爪指挥部，我是二号，确认……阿特龙级……打残了……朱庇特人正在使用……那种牵引光束技术……向地表……该死的小行星，我们正在……风暴……边缘”

欧米克龙一号的飞行员阴沉着脸，他明白二号的飞行员不顾干扰想要报告什么。古沙诞他们前方，她的余光看见几十公里以下，迪亚蒙表面流星撞击所产生的冲击波。

又一颗小行星翻滚而过，触发了裂谷级上的近距离警报。窗外上闪烁着红色的光环，数以千计的微陨石像下雨一样洒向护卫舰的护盾。地狱之门还在 100 多公里之外，而他们的进近角度几乎是正对着陨石风暴。参谋官觉得，让欧米克龙号的头部对准障碍物，可以减少被击中的几率。这真是想的太美了，飞行员一边推高油门以获得更多的速度，一边想。他们以为真这些该死的东西，只要能看见就能够躲掉。

无线电再次分散了飞行员的注意力。“……一号，检查你的六点钟方向，那些朱庇特人……”

欧米克龙号飞行员稍微向后视摄像头显示屏瞥一眼。她忙着操纵飞船避免与小行星相撞，结果失去了对后方空间的感知。而在战斗中，这几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上将，朱庇特人紧跟在欧米克龙一号的后面。”战术军官难以置信地说道。“而阿特龙级正和他们紧紧编队飞行！”

卡思不耐烦地在舰桥上踱步。*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怨灵级和被打碎的盖伦特护卫舰都在他的舰队的炮火射程之内，但这一切正在一秒一秒地改变。这次救援工作不能有任何目击者！*

“向*阿尔哈奎斯号*和*萨科斯号*巡洋舰发出命令。瞄准整个编队，但在我下令前不要开火。”

“是的，长官，指定怨灵级目标代号‘西格玛一’和‘西格玛二’，阿特龙级目标指定‘海湾一号’。”

该死的朱庇特人，卡思愤怒想着。他们没有开火，那他们在做什么？

“导航官！”

“是，长官！”

“贴近不浸号，尽可能快！拦截队！”

舰桥喇叭里又回荡着带着静电声的回应。“拦截舰中队，准备战斗。”

“你们的主要目标是不浸号战列舰。”卡思嘶吼道。战术显示器上显示，陨石暴几乎是在艾玛战列队的上方，他们的逃生窗口正在迅速缩小。他这辈子都没有像此刻这样嗜血。

“尽快进入反跳范围。我们的炮手会消灭他们的巡洋舰。我要阻止那艘船，你明白吗？”

“明白。进入战斗。”

组成拦截舰中队的六艘伐木者级护卫舰脱离了主力舰群，直接向不浸号驶去。他们在战术显示屏上用六个黑色的三角形标明。

“上将，”战术军官打断了他的话。“萨科斯号和阿尔哈奎斯号报告‘西格玛’和‘海湾’不能设定为目标——朱庇特人离欧米克龙一号太近了！”

“裂谷级舰长，这是在你们六点钟方向处的朱庇特护卫舰。”声音开始说道。“你不能在这个方向进近。请求允许征用你的飞行控制权。”

欧米克龙一号飞行员有多愤怒，就有多害怕。“退后，否则我要开火了！”她尖叫道。残缺的阿特龙级与她并肩飞行，一架朱庇特怨灵级正向编队前方缓缓飞来，越过编队飞在他们正前方，完全配合裂谷级的速度。第二艘怨灵级依然直接跟在队伍后面。队伍中的每一艘船都相距十米以内。毫无疑问，这是飞行员所见过的最熟练的飞行，但现在不是表扬的时候。

那个声音又说话了，语气异常平静。“裂谷级舰长，我们有技能和技术，能让你的船安全地穿过这场风暴，进入艾玛人的驻地。请允许我们帮助你。”

“我说了，快滚出去！”她命令道。“你会把我们都害死的——”飞行员喘着气，向后拉动飞行杆，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滚入视野。裂谷级勉强躲开了，当她把重新把机头指向驾驶窗上的矢量指示器时，阿特龙级和怨灵级立即恢复了编队的相对位置。

同样的声音又不急不缓地说话了。“舰长，你不能这样做，你别无选择，只能相信我们。我们现在就……就把你的飞行控制权拿走……*现在。*”

她解除了护卫舰炮塔的保险，接着因为更多的小行星向护卫舰撞过来而尖叫。但是护卫舰没有理会她疯狂地向后拉杆，而是向下滚动，顺利地避免了一场灾难。

多美星域 - 铎沃

艾玛星系：欧瑞丝

皇家学院空间站：帝国海军虚拟指挥中心

梅基奥斯·萨拉姆大将双手放在圆形桌子上，观察着全息战术显示的迪亚蒙上空的情况，听着阿克雷顿准将的报告。

“……朱庇特人干扰了我的……正义……拯救了盖伦特人……米玛塔尔战队同时跃迁……，大人。”

一个有趣的机会出现了，梅基奥斯想，他把目光集中在一个远离米玛塔尔主力的小点群上。“那些护卫舰要去哪里，准将？”

“直接向……矿业复合体的主港驶去。我们不能追上去……警告他们，因为地表有陨石撞击……大人，我的舰队因为古沙诞的缘故……有很大的危险……允许脱离……等风暴过去后再回来。”

不能浪费这个机会。“拒绝许可，准将。盖伦特飞船必须被摧毁，与前往迪亚蒙表面的米玛塔尔护卫舰一样。”梅基奥斯想了一下。“而且司铎们的尸体也必须找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一阵阵巨大的静电声响彻整个黑暗的室内，桌上的战术显示器也在闪烁。梅基奥斯环视了一下房间，露出了笑容。也许是老天在抗议？我想不是。“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准将？”

“是的，大人，但是我的船员的生命……我的船员的生命呢……要知道，你所要求的——”

梅基奥斯愤怒了。“你在质疑我吗，准将？”

对方顿了顿。“不，大人。”

“很好，”梅基奥斯回答。“我要把联邦的背叛行为，以及你英勇的承诺告知希德伦皇帝，让他把我们圣人的尸体送回去妥善安葬。”

显示屏又闪烁了一下。“我会做到的，大人。”

显示屏上显示着密密麻麻的红点，那是密集的小行星群正在向阿克雷顿的战列队逼近。

“最好是这样，准将。”

法斯·阿克雷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舰桥上的军官们脸色惨白，和他一样明白，萨拉姆大将刚刚下令让他们去死。法斯盯着战术显示屏，默默承认自己刚才被要求——或者说被命令——做的事情是无望的。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将飞船跃迁，使其脱离险境。

我的上帝，法斯想，我刚刚是被牺牲了吗？还是被出卖了？

“导航官。”

“什么事，大人？”那位军官——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他姓德罗万——法斯突然回忆起来。法斯能感觉到他很怕死，但会一直忠于自己的职责，直到最后。

要有信仰，小伙子。天堂在等着你。

“向左转四十五度，让我们向着小行星前进。拉响疏散警报。所有非必要人员立即弃船。”法斯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军官们震惊的表情。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的一员福将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指示船员们，只弹射右舷的救生筏和逃生舱。向迪亚蒙方向弹射，会比直接进入那场流星风暴的生存机会大得多。”德罗万中尉的眼睛有些湿润。然后他开始对自己的下属发号施令。

当‘弃船’的命令在甲板上宣布时，整个不浸号上响起了警报蜂鸣。数千名船员离开了自己的战斗岗位，开始了撤离程序，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真的需要撤离。沿着前桥屏幕上投射出战列舰的示意图，右侧开始出现灯光。第一批救生筏——每艘救生筏最多可容纳五十名船员——已经离开。

法斯对着一排巡洋舰大小的小行星向他的舰队俯冲而去的情景皱起了眉头。“工程部！”

一个粗犷的声音回应道。“准备就绪，大人”

啊，多努弗斯……我会想念你的。“我给你三分之二的电容，你尽可能多地产生护盾。他们能吸收的伤害越多，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把人从这艘船上救出来。”

“遵命。”

法斯忍住了眼泪。当更多的灯光开始点缀在示意图上时，只剩下骨干船员为不浸号的最后一战站岗。这些人已经做好了为我而死的准备，而我正领着他们去死！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向他的战队飞驰而来的米玛塔尔攻击护卫舰上。”暴君级一号，你收到了吗？“

“准……位，大人。”

“派你最快的飞船去回收残骸中我们祭司的尸体。然后脱离，立即返回铎沃。派出剩余的巡洋舰去拦截米玛塔尔的攻击护卫舰——你们可以自由开火，自由交战！”

“收到……交战。”

法斯看着显示屏，一艘艘孤零零的巡洋舰脱离了主力舰队，而其余的舰艇则向着米玛塔尔战队移动，用导弹填补中间的空间。“武器，分配目标到‘十一月一号’！”

“六十八公里，大人！”

太远了，无法直接命中，法斯想，他一边专注于战术显示，一边运行心理计算。除非炮击的位置非常完美……“将‘十一月一号’分配给一号至七号炮塔，射频晶体，估算诸元，三秒提前量。单舷齐射，明白吗？”

“明白，估算诸元，三秒提前量，单舷齐射……”

“武器官，你们一开火，就把火炮摆到左舷，切换到多频晶体，瞄准最大的小行星。这一轮攻击之后，自由开火，明白吗？”

“是的，长官，在向‘十一月一号’进行齐射射击后，自由开火……”

军官指挥着下面的男男女女，安装在不浸号上的超光速粒子加农炮开始向同一个方向缓缓转动。“追踪中，大人！”

“开炮！”

惊恐万分的欧米克龙一号飞行员看着七道鲜红的光束划过空间，正对着领头的怨灵级。其中五道击中了一颗巡洋舰大小的小行星，并将其分解成三块主要的碎片，外加一堆较小的碎片。怨灵级翻滚俯冲，勉强规避了两块最大的碎片，它们从天幕上飞过。然后，一道耀眼的闪光照亮了她面前的小行星，同样的碎片撞上了欧米克龙二号，瞬间摧毁了这艘护卫舰。

“将军，欧米克龙二号已经被摧毁……”地狱怨灵的战术军官说。

“别理它。”卡尔斯咆哮道。这一切还没开始，他们就已经结束了。“与那些暴君级的距离？”

“四十七公里，目标分配‘米柯一号’到五号。”武器军官回答道。

“把炮塔对准‘米一’上，导弹对准‘米二’。每个目标两轮齐射，解决完这两个再打剩下的。所有火炮开火，所有巡洋舰自由交战！”

“是，长官，正在交战……”

舰桥下的地板在颤抖，地狱怨灵号的火炮向第一艘暴君级投射了 1400 毫米炮弹，轻松地击穿了巡洋舰的护盾，并在第一轮炮击中粉碎了艾玛巡洋舰。当他的武器官更换目标时，卡思准备掉头对付不浸号。

“拦截中队，目标范围？”

“启动缠绕光束……现在启动跃迁扰频器，长官。”

从舰桥的有利位置，卡思可以看到不浸号沐浴在蓝白色的光环中。当战舰被缠绕时，所有的前行动力都迅速衰减，稳定地减速，直到完全停止。战舰左舷船体沿线的炮塔正以白色多频光束扫过向她飞来的巨石，护盾轮廓清晰可见，较小的流星

和碎片在史诗般的烟火表演中划过速子光束。不浸号正处于最后的时刻，她成为艾玛经文上所描述牺牲品只是时间问题：从字面上，被石头砸死。

而卡思所看到的，就是那些一模一样的速子光束在伊安娜星球上焚烧着他的儿子。他一双大手蜷缩成紧紧的拳头，愤怒得开始颤抖。不浸号的毁灭能不能快些。*死吧，阿克雷顿，他想。死吧，你就该悲惨地死去，你这个该死的艾玛懦夫！*

一个拦截队飞行员的声音打破了他对复仇的执着。

“长官，我们不能在这个轨道上停留太久了……来袭的小行星会杀了我们……”

卡思对飞行员的请求无动于衷。“请你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去牺牲吧，瓦基尔小队。在我没说别的之前，请把那张网子扣在你的目标上。”

他刚说完，战术显示屏上就消失了四个信号。其中两艘是艾玛巡洋舰，是地狱怨灵强大火力的最新受害者。另外两艘是拦截队的护卫舰，被比它们大一倍以上的小行星击中，从太空中抹去。但卡思对他们的损失视若无睹。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带

着虐待狂的喜悦，紧紧盯着不浸号的致命一击，现在离撞击只差一点。

法斯看到了这颗庞然大物的小行星——他估计直径超过3000米——并开始为来世的灵魂做准备。七道速子光束汇聚在它灰色的表面上，除了钻出深深的坑洞和峡谷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作用，因为武器官拼命地想抵挡不可避免的事情。法斯意识到，是时候洗刷自己的良心了。

“救救你们自己吧！快到逃生舱去，快！”

军官们——都是汗流浹背，彼此都是一样的绝望——交换了一下眼神，引起了法斯的警觉。他们没有一个人向舰桥的出口移动。德罗万中尉朝他走了一步。

法斯抽出了手枪。“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请你们！救救你们自己吧！你们最多只有三十秒的时间……我的职责是与这艘船一起——”

军官们都冲向法斯，法斯对他们的行动毫无准备，枪掉了下来。他们牢牢抓住他的胳膊，架着他离开舰桥。

德罗万中尉双手紧紧地扣住法斯的手腕，首先开口说话。“请原谅我们，大人，但这是必须要做的……”

法斯挣扎着反抗，但他们实在是力气太大了。“停下！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还有机会——”

多努乌斯在舰桥出口处等着他们，指着位于舱壁门口后方的军官弹射舱。另一名军官将法斯掉落的手枪还了回去，强行插回枪套。

“是你还有机会，大人。”多努乌斯说。“这些命令是皇帝亲自下达的。如果你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出了什么事，他肯定会让我们去死。你对他来说就像儿子一样，对我们来说，你已经是父亲了。”

那几个人把法斯一头塞进逃生舱，封住了门口。重新站起来，他又扑向舱门，用拳头敲打着窗户。“不！救你们自己，我求求你们！”

多努乌斯按了下对讲机按钮。“我们快到迪亚蒙主港的顶部了。您的逃生舱会进入自动驾驶——愿上帝之手能引导你绕过路径上的所有小行星。在古沙诞过后，建筑内的守卫会照顾你，直到救援人员到来。能与您共事是我们的荣幸，阿克雷顿准将。为了艾玛，请活下去吧！”

随着外舱门的关闭，黑暗吞噬了法斯。

领头的怨灵级突然向上一偏，在小行星群之间滑行，然后翻身向地表垂直俯冲。一个宽约二十公里的巨大陨石坑充斥着视野，周边有陡峭的山脊，从地表向上突起，高度至少三公里。飞行员看不出有多深，但远在地表之下的是橙色的小岩浆池，护卫舰群正直接向它们下降。终于到了地狱之门，飞行员想。而我们只有一半的人活了下来。

“魔爪小队指挥部，”她说。“这里是欧米克龙一号，已经进入目标，重复，我们已经进入地狱之门里面……”

飞行员忽然重新获得了裂谷级的控制权，但随后就看到两艘怨灵级突然调转方向，加速回到了洞窟外。飞行员透过后视

镜注视着他们，朱庇特护卫舰游动着船身，转身消失在流星风暴中。

法斯惊恐地看着巨星小行星撞上了不浸号的前段，撞碎了舰首上层建筑，战舰的龙骨也干净利落地断成了两半。一时之间，两段破损的舰体相互飘离，像喷涌的动脉一样向空间喷射出一股股炽热的碎片，然后在刺眼的闪光中爆炸。法斯被爆炸的光亮刺痛了双眼，他转身离开了这场灾难，跪倒在地。他低声为那些留在船上的无助的灵魂祈祷，并向上帝哀叹，他也本该在那艘船上承受同样的命运。

一声巨大的金属脆响，让法斯血管里的血液凝结了冰块。他慌忙站起身来，透过舱门眯起眼睛，以为会看到小行星，却发现了一艘朱庇特怨灵级的青黑色船体。

‘不浸号’，卡尔斯沉思着，随着爆炸声的消失，他朝舰桥的门吐了口唾沫。我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随着流星风暴的加剧，又有两艘拦截队的护卫舰从战术显示屏上消失了。他拨动了舰长椅上的一个开关。“各舰注意，这里是魔爪指挥部。跃迁到哈希尔行星 IV，卫星 5。在那里集结，等待我的命令。战术官！有欧米克龙一号的消息吗？”

“是的，先生，他们刚刚进入地狱之门。”

在我们离开这个被遗弃的地方之前，还有最后一个细节要处理。“快给我接通他们……”

弗拉德不敢相信他还活着。环顾船舱，他可以从其他士兵的表情中看出他们和他一样的惊讶。但他们的眼神也都露出了这群瓦基尔人的悲伤，欧米克龙二号上遭遇了突然的意外。他想，*这对他们来说是转瞬即逝的。多么悲惨的浪费，就这样失去了他们。像这样的战士，理应手握武器死去，而不是绑在椅子上。*

无线电听筒嗡嗡作响。是卡思·穆塔纳上将。声音在静电的作用下几乎听不清，但指令却很清晰。

“……克龙一号，确保先保护好……着陆台……金特雷布舰长，我要杀了朱庇特人……不能成为这次行动的目击者……你对盖伦特飞行员的斟酌……碍事……也授权处决……长老们……重中之重……我说清楚了吗？”

弗拉德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失去了传讯。护卫舰以轻快的速度向前冲去，机舱内的灯光变成了红色，固定所有士兵的安全带解开了。目标一：

杀死朱庇特人，弗拉德想，迅速用手势让士兵们把消音器固定在武器上。我想以前没有人这么做过。

多美星域 - 铎沃

艾玛星系：欧瑞丝

皇家学院空间站：帝国海军虚拟指挥中心

战术显示屏闪了一下，然后突然消失了。当控制台上挂着“信号丢失”的字样时，梅基奥斯·萨拉姆大将思考着自己行为的后果。他想，敬爱的准将殉难了。在试图营救一名议会使徒时被杀。艾玛人将会哀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记

忆将会逝去。法斯·阿克雷顿与卡多尔家族的血缘关系，使他成为继承希德伦皇帝的合法人选。活了四个多世纪，皇帝的死亡随时可能发生，即使维持他生命的机器能够再维持几百年。时间终究会追上他，无论何时，梅基奥斯都希望萨拉姆家族做好夺权的准备。

*阿克雷顿是卡多尔的掌上明珠，梅基奥斯想，一边拨动奥贵星座的星图。即使在殉道后，他也是危险的。*几支帝国战队正在向哈希尔汇聚，守卫着通往进来的星门，并在邻近的星系中建立封锁。他们正在追捕对艾玛最伟大的英雄之死负有责任的米玛塔尔游击队，一旦古沙诞过去，一个营的圣骑士将突袭采矿营地，以对付里面的任何叛乱分子。

*不管会不会殉道，萨拉姆家族总有一天会称王的，梅基奥斯想。*地图平移出来，然后横移到了朱庇特边界之外的广阔星空。他用手抚摸着画面，想象着那里等待挖掘的财富。*法斯·阿克雷顿帮助我征服了米玛塔尔人。借着他的死，他也会帮助我征服朱庇特人。*

第四章

Chapter Four



“哪一个考验更能揭示灵魂——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信仰而进行的考验，还是原本已有信仰之人再次迷失而面临的考验？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那么你也就会知道，在这些挑战中，哪一个失败会受到最大的惩罚。天堂的大门只为你开一次，敢敲两次的灵魂有祸了。”

- 传道书，5:14， 圣经文书

“纵观历史，各文明的军队大部分都从其社会中的健全人中挑选出士兵。米玛塔尔人由于大部分的健全人死亡或沦为奴隶，发现结果这样的士兵并不能够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于是，他们把他们最臭名昭著的恶棍——小偷、骗子和杀人犯——变成了士兵。他们称这些人为‘瓦基尔人’。”

- 联邦情报局档案（机密），NJ-F22 号文件，“米玛塔尔步兵发展史”

德里克星域 - 奥贵星座

哈希尔星系：迪亚蒙采矿设施：主港区

从坡道上跳下来，弗拉德冲出了裂谷级的着陆滑板，向停机坪边缘的岩石掩体移动。在他身后，其他瓦基尔人两两一组向外散开，寻找掩护，能让它们与外面通往对接通风口的巨大隧道保持清晰视线。有些人开始用飞索跃向机库墙壁上陡峭的岩壁，藏在石壁缝隙上，消失在高处泛光灯投下的阴影中。

弗拉德在一些岩石后面找到了一个高于停机坪的位置，对面是通往复合体机库的舱门。裂谷级正停在停机坪上，它的登机坡道故意敞开着。希望朱庇特人会认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建筑群，从而把他们从安全地带引出来，进入瓦基尔人的埋伏圈。他的听筒里传来几声**吱吱声**，表明每个士兵都已就位，等待他的命令。

他们在地底下三十多公里处，但弗拉德仍能听到高空流星撞击发出的微弱轰鸣声。为了节约资源，艾玛人并没有补充任何空气，每当外部气闸打开，有飞船进入机库时，就会有空气逸出。目前，一个人不借助面罩还可以在里面呼吸，但不能做任何高体力的劳动。下一次舱门打开的时候——它随时都会让朱庇特护卫舰进入内部——剩下的一点空气就会逸出。

透过步枪的瞄准镜，弗拉德扫视着这片区域。机库是一个巨大的洞穴，由艾玛人的炸药和米玛塔尔奴隶的双手在迪亚蒙的地幔上开凿而成。两侧墙壁上每隔 700 米就有一个稳定插件，能够容纳恩赐者级泊入，卸货，并将未加工的矿石拖回外面。机库的尺寸是专门为容纳这艘船而设计的，再大的东西就进不去了。

将十字准星移向裂谷级，弗拉德注意到停机坪上散落着血迹。那场监狱暴动一定是在这里结束的，他想，注意到了不同种类的血液图形。有黑乎乎的一摊子血，标志着残害者流血致死的坟墓；有枪击造成的喷射图案；有较重的向下滴落的血滴，表示拳头或重物造成的钝器撞击。毫无疑问，这里是夺去数十人生命的可怕暴力现场。这些奴隶带着荣耀死去，弗拉德想，把瞄准镜装回步枪上。在杀死艾玛人的同时迎接死亡，是这些人最力所能及的事了。

一阵风将地面上的一些灰尘吹起，两组灯光刺破了隧道尽头的黑夜。弗拉德在离他不远处的壁架上发现了图姆加，把他的步枪从身上取出，撑在一块石头上。他最好早点准备完毕，弗拉德想。不然的话，我们只会成为路上的另一块血渍。

“该醒了，维奥拉。”

这个声音来自于荒野中围绕在她身边的一个无面灵魂。墓穴就在前方，里面有无名英雄的尸体在等待。人群中的一只手伸出来，摸到了她的手。惊恐的维奥拉向后退了一步。

“睁开眼睛，慢慢地……”

她顺着那只手伸出来的方向转过身来，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站在她身边的一个灵魂身上，一张脸开始成形。漆黑的眼睛被苍白的肉体包围着，黑色的血管从头皮开始一直延伸到下颞骨上，维奥拉吓了一跳，短促地吸了一口气。那怪物的手轻轻地和她的嘴上移动。

“我明白了，你是第一次和朱庇特人相遇。”他的声音带着合成音，音调既阴森又舒缓。“对你的种族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景象。这是可以理解的。”

维奥拉意识到自己是仰面躺着的，而正在她身边站着。当他把手拿开时，她注意到他的皮肤感觉不像有机组织。*玻璃，她想。它看起来，感觉起来就像湿玻璃！*

“我的名字叫格里欧斯，我在这里保护你，并协助米玛塔人完成拯救长老的任务。”

她想，*搞什么鬼？保护我？*她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感到胸口和腿部有些轻微的酸痛。但比起其他任何东西，更痛的是她的眼睛。

“当飞船失去控制时，你受到了巨大的 G 力，”格里欧斯说，把她从桌子上扶下来。“你眼睛里的一些毛细血管爆裂了，这解释了你的外表。我这里缺乏修复它们所需的设备，但我能够修复你横膈膜、腹壁和腿部血管沿线的肌肉破裂。”

“我的外表有什么问题吗？”维奥拉问道，慢慢地站了起来。房间很小，但挤满了奇怪的设备，有些她从未见过。

格里欧斯挥了挥手，一个屏幕从墙上实体化。“我知道你们这类种族对外表的痴迷。请到这边来。”

维奥拉迟疑地向前走了几步。朱庇特人身材细瘦，身高不到 180 厘米。除了头和手之外，他的整个身体都被外装所覆盖。看到那些无底的眼球盯着她，她开始感到不舒服。朝着屏幕转

过身来，当维奥拉看到自己的倒影时，她惊呆了。她的眼白是血红色的。

“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你的视力应该不会受到影响。”格里欧斯说，再次轻轻地拉着她的手。“你要感谢这艘船的驾驶员救了你的命。”

我在船上吗，她问自己，忍住想甩开手的冲动。“你是说你不是飞行员？”维奥拉问道，用手指抚摸着她的眼皮。

“不是，但他在听。”格里欧斯说，几扇门在他们面前滑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他说话。”

这真是疯了，她想，抬头朝走廊的灯光看去。“谢谢你？”

当他们身后的门关上时，一个和格里欧斯一样阴森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不客气，维奥拉。”

“我可以直接和他谈谈吗？”她问。“我觉得应该当面表达我的谢意。”另一扇门打开了，通向一间天花板比走廊高的小屋。房间里亮着红灯，金属墙壁上布满了不祥的标志和电子产品。

“恐怕不在这里。”格里欧斯说，微微收紧了下巴。“跟着我走，维奥拉。这个房间与其他房间不同。”

她的脖子后面开始发麻，因为有东西吸引了她的目光。她意识到，墙壁在扭动。要么我嗑药过头了，她想，要么，我们不是这里唯一的人。

飞行员的声音在机舱里回荡。“准备下机。”

格里欧斯递给她一个呼吸器，两边连着两个小圆筒。“把这个放进嘴里，用它呼吸。暂时避免用鼻子吸气。像平常一样用它说话——它不会跑动，除非你用手把它取下来。”

“我们在哪里？”维奥拉问道，却害怕得到答案。一道光出现在机舱的尽头，越来越宽，直到灰褐色的停机坪表面清晰可见。格里欧斯带着她走着，她把呼吸器戴上。

“迪亚蒙，”他说，踏上了地表。“在艾玛矿区内。”

“什么？等一下——”维奥拉犹豫了一下，但被格里欧斯轻轻地拉向停机坪。我刚才在一艘该死的怨灵级上，她想，当她在被推下登船坡道时，她认出了明显的船体形状。以前从来没

有人离得这么近，更不用说在里面了！在他们前面两百米处有一架米玛塔尔的裂谷级，也停在停机坪上。维奥拉立刻注意到，它的登机坡道也同样放下来了，但没有看到附近有其他人。她感觉到空气很稀薄，深吸了几口气，才适应了面罩。

“你不需要用这个来呼吸吗？”她问。

格里欧斯正盯着远在米玛塔尔飞船之外的岩洞壁，他的头微微一偏。“我们的解剖结构与你们的不同，不仅仅是外观上的不同。”他回答。“跟我来吧。我有别的东西要给你看。”

当他们绕过护卫舰船体的登船坡道部分时，维奥拉看到了大约一百米外的阿特龙残骸。舰尾段已经消失了，舰体的其他部分都被熏黑了。有些部分的装甲镀层不见了；有些则被几根扭曲的金属线挂在残破的舰体上。饱受摧残的护卫舰唯一显得完好无损的部分是驾驶舱。

“我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维奥拉的声音通过面罩中的扬声器得到了增强。格里欧斯正带着她沿着怨灵级走，远离裂谷级，向隧道的方向走去。她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渴望，想吃一粒止痛药。

“在那艘船上被速子光束直接命中，存活的几率为零。”他回答道。维奥拉可以看到前面几米处第二艘怨灵级的机身。“你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艾玛人的炮手打不准。”

*艾玛人对我开了一炮！*维奥拉想起了紧接着出现的帝国海军战斗舰队……

“那些人不是我杀的。”维奥拉随口说了一句，回想起漂浮在恩赐者级残骸中的尸体的可怕景象。“我的船甚至没有武装——”

“我们知道你没有。”格里欧斯打断道。“但它是被设计成那样的。”

维奥拉想，*密会。但朱庇特人知道——*

当第二架怨灵级出现在眼前时，她停住了脚步。和他们刚出来的那只一样，它的登船舷梯也是敞开的。但躺在它底部的是一个成年男子，双手被绑在背后。他的头和肩膀都被布条遮住，正跪在地上。

“格里欧斯，他是——”

“他没有受伤。”格里欧斯说，带着她向前走去。“告诉我，你怎么称呼他们？引诱你到这里来的那些神秘人？”

维奥拉停了下来。“‘密会’。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我们追捕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格里欧斯说。“他们难以捉摸，而且极其危险。关于他们，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这个问题让维奥拉脊背发凉。这是个命令，不是个提问。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回答道，看向那个俘虏。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站得离他这么近。“他们在几年前第一次和我联系，给我提供了关于艾玛人在米玛塔尔空间的动向和行动的准确信息。”维奥拉听到远处的隆隆声，听起来隐隐约约像是雷声。“从那时起，他们就会随机联系我，提供无价的线索——”

“对谁来说无价？”格里欧斯正对着她，用那双没有灵魂的黑眼睛盯着她。

“对米玛塔尔人。”她紧张地回答。他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我把所有我认为可以帮助他们避免这场‘复垦主义’灾难的信息都传给了他们。”

格里欧斯又转向裂谷级，机库里回荡着更多的隆隆声。“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下达摧毁你的飞船的命令的人。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维奥拉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什么？”

“帝国海军的法斯·阿克雷顿准将。”格里欧斯说。“我想你对他应该很了解吧。”

“什么？”维奥拉大叫一声，旋即向蒙面囚犯走去。“这不可能！怎么可能——”

“长老们也在这里，在下面的某处墓穴中，隐藏在那些岩石中的是派来营救他们的米玛塔尔士兵。”格里欧斯顿了顿。“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武器对准了我们，正在等待合适的机会杀死我们两个。”

维奥拉的脸上顿时面无血色。“杀了我们？”

“不要害怕。”格里欧斯说，双手抱在身后。“自从到了我这里，你就不会再遇到危险。”

“可是我们不应该回到船里面去吗？”维奥拉问道，通过面罩浅浅地呼吸着。“得有人告诉他们，我们是来帮忙的！”

“这就是计划。”格里欧斯回答。“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善意，需要的不仅仅是谈判技巧。”

维奥拉看向岩石。巨大的洞壁和裂谷级一览无余。

“那么，谁来做呢？你吗？”

“维奥拉，”格里欧斯说，又把他的黑眼睛转向她。“我们离开飞船的时候，可不止有我们两个人。”

弗拉德听到耳麦里传来一连串的咔嚓声，都是单独的开火请求。朱庇特人和那个女人正站在空旷的地方，随意地交谈着，似乎对周围的危险视而不见。但那个犯人到底是谁，弗拉德想知道，他回复命令，让士兵们等待。就在几分钟前，两个朱庇特人从第二艘怨灵级的登船坡道上下来，把一个囚犯放到了地

面上，然后又走了上来。一定还有更多的人，他想，把瞄准镜的十字线移回第一艘朱庇特飞船。*耐心是关键，但我们必须尽快进入建筑群内部！*

当十字准线移过登船坡道时，弗拉德看到有什么东西从瞄准镜上飞过，这让他犹豫了。从瞄准镜向停机坪望去，他看到了四个扭曲的幻影，让他想起了热表面上的腐烂空气。*危险*，弗拉德感觉到了，图姆加的步枪发射了几发子弹，在地面上激起灰尘。听筒里爆发出惊呼声，弗拉德猛地向同一个方向开火。

“你他妈在射什么？” 克鲁恩问道。

“有东西正朝我走来！” 图姆加尖叫着，把步枪开到全自动，向他面前狂喷子弹。弗拉德扫视战场，拼命寻找，但没有发现目标。更多机枪的枪口焰照亮了洞壁，其他士兵大喊大叫着向暗处发射武器。就在弗拉德喘息着要说话的时候，他看到了图姆加的武器莫名其妙的从他的手中飞了出去。好像某个隐形的巨人愣了一下，然后从空中掉落——轻轻地，仿佛双手在引导他——图姆加面朝下摔在地上。

然后，弗拉德感觉到了——他的脖子后面有一股本不该出现的气息——完全凭着本能做出了反应。他猛地转身，他把枪

托向后砸去，感觉枪托撞到了一个人身上。弗拉德没有理会那声怪叫，向左旋转了 180 度，右手在旋转中拔出战刀，向前笔直一刺。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但弗拉德的感觉告诉他不是这样。他的左前臂在上前扑的途中抓住了某个沉重的东西，挡住了无形的反击，但他的右手紧紧握住刀子，并使刀刃与地面保持平行——继续以弧线毫无阻挡地向前冲去，直到刺穿了某个厚重的东西，就在男人的肋骨处。

一声刺耳的嚎叫充斥着整个洞穴，一个朱庇特士兵在刀柄的末端实质化。就在弗拉德扭动刀柄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击中了自己的腰部，然后全身的肌肉都麻木了。惊慌失措的他向后倒去，完全瘫痪了。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落地，却在一瞬间看到了第二个朱庇特士兵的身影。

多美星域 - 铎沃

艾玛星系：欧瑞丝

皇家学院空间站：圣库里亚先知大教堂

梅基奥斯·萨拉姆大将穿过皇家卫队，进入大教堂。它的拱形天花板高达五十多米，由几十根巨大的柱子支撑着，柱子

上雕刻着奢华的经文场景。坐在大教堂中央的是希德伦皇帝，他被宗教雕刻所装饰，永久地座在他的宝座上。在他的头部、颈部和肩膀上，可以看到众多的人机整合装置，这些都是维持他生命的必需。四个多世纪了，他还活着，梅基奥斯想，走近祭坛。如果运气好的话，艾玛就不用在他无能的统治下受苦了。

“陛下，”梅基奥斯说，跪在皇帝面前，在蒙面祭司的注视下，他低下了头。

“平身吧，大将军。”希德伦说，用他那苍老的手做了个动作。祭司们默默地朝两角的前厅走远。

“您召见我？”梅基奥斯问道，慢慢地站了起来。

皇帝的声音很古老，但说话时却很稳定。“我听说了关于不浸号的可怕消息，梅基奥斯。为什么她会被送到那个可怕的地方？”

梅基奥斯深吸一口气，然后才开口。“陛下，您肯定知道我们的使徒泰姬·鲁肯和他的弟子们失踪的事情吧？”

“当然。”希德伦回答道。“你找到他们了吗？”

“我不愿给你带来这样的坏消息，但他们已经死了。”梅基奥斯假装沮丧地回答。“阿克雷顿准将收到了他们的飞船发出的求救信号，立即出发去营救他们。”

“啊，法斯。”希德伦喘着气说。“告诉我，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跟着信号到了迪亚蒙，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谋杀的现场。”

“什么？”皇帝差点咳嗽起来。“谁敢这么做？叛军？”

“难以想象，陛下，但这种野蛮行为是盖伦特联邦所为。”

希德伦皇帝停顿了一下，震惊地睁大了眼睛。“你有证据？”

“我们有从不浸号上拍下的录像。”梅基奥斯说，他有节奏地表演着震惊和愤怒。“它清楚地显示了一艘联邦护卫舰处于攻击位置，就在使徒的恩赐者级爆炸的时候。几分钟后，米玛塔尔叛军出现了——他们所谓的‘瓦基尔’舰队——由朱庇特飞船护送。”

“朱庇特人！”希德伦的王座脱离了锁链，从祭坛上缓缓飘落下来。“您确定吗？”

“是的，陛下。不浸号成功地攻击了盖伦特飞船，但朱庇特人的介入，我们没能歼灭他们。我命令阿克雷顿准将立即撤退，但他……”

“他怎么了，将军？告诉我！”

梅基奥斯不敢直视皇帝。“他坚持要找回祭司们的尸体，说他们应该得到妥善的安葬，为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堂做准备。他寡不敌众，而同时古沙诞风暴正在向他袭来……”

“不，”希德伦说。“不要告诉我……”

“陛下，不浸号被摧毁了，还有她的护卫队。在风暴过去之前，我们无法展开搜救任务。”

皇帝大受打击。“法斯……我的儿子……”

“我们并没有放弃所有的希望，但考虑到风暴的猛烈性和参与的叛军舰艇数量，似乎……不太可能……”

梅基思没有把话说完。希德伦皇帝哭了，他浅浅地呼吸，断断续续地喘息抽搐。没有眼泪，因为他苍老的身体已经没有能力产生眼泪。

“陛下，我很抱歉。他是艾玛的英雄，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舰长。我们必须为他的死报仇。”

“什么……你认为必须做什么？”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追捕叛军舰队的努力还没有放弃，哈希尔星系已经被封锁了。但我必须请您允许我向我们在迪亚蒙附近遇到的任何盖伦特或朱庇特的船只开火。”

希德伦皇帝犹豫了。“我反对这样做。盖伦特可是个流氓，我们不能草率行事——”

“陛下，联邦正在与加达里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他们正在取胜。这种行为，不管是不是流氓，本身就是一种战争行为，您的臣民会要求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侵略行为在我们自己的境内发生。”

王座转身离开梅基奥斯，面对着先知库里亚的伟大雕像，被天使环绕，身处传说中的天堂。“那朱庇特人呢？你建议我们如何对付他们？”

“我正在准备作战计划，一旦能确定朱庇特人与这次屠杀的全部关系，我就会向您呈报。”

希德伦皇帝又转过身来面对梅基奥斯，慢慢地看着他。“很好，大将军。你可以向盖伦人的舰船开火，但只能在迪亚蒙附近，而且只能针对任何试图跑到封锁区内的舰船。”

梅基奥斯低下了头。“谢谢您，陛下。不将凶手绳之以法，我是不会罢休的。”

“找到他，梅基奥斯。”希德伦皇帝低声道。“把他的尸体带回来给我。”

“我会尽我所能的，陛下。”

他们从洞壁上俯冲而下，毫不费力地将失去行动能力的米玛塔尔突击队员抬过停机坪，让他们跪在第一个怨灵级船舱

下。维奥拉惊讶地盯着这些朱庇特人的纯力量和状态——她仍然无法让自己称他们为‘人’——他们一趟又一趟地收集尸体。从第一声枪响开始，短短几分钟内，现在已经有八名米玛塔尔突击队员肩并肩地被捆绑着，双手背在身后，直接跪在艾玛俘虏的对面。

格里欧斯带着受伤的朱庇特战士消失在船舱中。维奥拉盯着那些俘虏，他们的四肢都在慢慢恢复知觉。瓦基尔人，维奥拉想，看了看他们的脸，研究他们的外表。肌肉过于发达，没有身份或军衔徽章，部落的标记散落在手臂、脖子和脸上。米玛塔尔最好的士兵，他们每个人都是忠于米玛塔尔的反社会者或杀人犯。其中唯一的女性是飞行员——比自己年轻好几岁，黑发，浅色的眼睛，深邃的五官，和其他人一样身体健壮。她和另外一名穿着飞行服的士兵一样，通过格里欧斯提供的装置进行呼吸。其余的人还戴着自己的面具。

“你的眼睛怎么了？”

深沉的声音吓了她一跳。这群人中最强壮的那个——不知怎么就刺伤了一个隐身的朱庇特战士的——正盯着她看。

“在我的飞船被击落时受的伤。”维奥拉说，转过身来面对瓦基尔人。即使是跪着，他的头也和她的下巴一样高。简直是个巨人。“朱庇特人救了我的命——还有你的命。”

那人哼了一声。“原来你是阿特龙的驾驶员，”他说，把自己挺得更直了。“看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你叫什么名字，盖伦特？”

维奥拉看了看这个人，然后回答道。“维奥拉·安蒂恩斯，我是联邦情报局的。你有——”

“我知道这个名字，”他说，眯起眼睛。其他的瓦基尔人蠕动着试图解开束缚。“你就是那个被他们称为雅鲁·克里塔的人……”

维奥拉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一些。她很明白这个词的翻译。“‘恐怖的先知’，”她呼着气说。士兵显得很惊讶。

“你会说我们的语言，”他说。“那么关于你的传言都是真的，那么。”

“Va'nachr, kra tua chinak?” 她问。你叫什么名字，瓦基尔人？

那人停了下来，嘴唇上形成了微微的微笑。“你可以叫我弗拉德。我们都欠你一个人情。”

那么，是时候有点不礼貌了。“我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帮助你们。”维奥拉说，略微提高了声音。“然而就在刚才，你还准备杀了我。为什么？”

一些士兵看向弗拉德。“我不知道你是谁，不确定你的意图。”

“我知道长老的事情。”维奥拉回过神来，突然又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寒。所有的士兵都把目光定格在她身上。“就像朱庇特人一样。他们对你们有多重要，对我们来说不是秘密。我们在这里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帮你把他们救出来。”

裂谷级的驾驶员开口了。“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只要放了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齐拉!*”维拉德喊道，瞪着飞行员。她把目光瞪了回去，然后凑近维奥拉。“请原谅她的倔强。”他压低声音说。“她不应该用这种语气和你说话，但恕我直言，我们更愿意从这里开始单独行动。”

“真是个骄傲的种族。”格里欧斯说，从怨灵级上出来。他手里拿着弗拉德的克里塔克刀，一边走着，原先制服瓦基尔人的四名朱庇特士兵中有三名跟在他身边。“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长老们对你们这个种族的生存如此关键了。”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伊安娜的事。”维奥拉说，看向那个戴着头巾的艾玛人。她想，*最好暂时不要透露他的身份。尽管我很想让他和这些瓦基尔人单独相处几分钟。*“这是米玛塔尔人的终局，长老们已经快要把所有的部落联合成一个共和国了。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所以不要再这么固执！该死，让我们来帮助你们！”

“维奥拉，请私下和你说几句话。”格里欧斯说着，让她走上坡道。她对自己刚刚的失言感到无所适从，就照做了，留下惊讶的瓦基尔人满头雾水。*我现在需要一颗该死的药丸*，她想，考虑着向朱庇特人要什么东西，要点药物来满足需求。格里欧斯说话时窥视着她的眼睛。

“你对止痛药上瘾了。”他坦率地说。“你有意识到你的手在颤抖吗？”

维奥拉看着自己的手。双手抖得像帕金森患者。

“天蛇集团在他们的药物中掺入了增强成瘾性的化学物质。”格里欧斯说。“一般来说，像你这种体质的人，戒断症状至少要几个小时才能开始。由于你习惯性的反复摄入，现在已经开始了。”

天杀的。“听着，我们没时间说这个，但如果你真的碰巧还有药丸——”

“我们没有，维奥拉。你已经达到了我可以安全施用药物治疗你的疼痛而又不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临界水平，我们无法在这里为你的血液解毒。”

“那我有什么选择？”她问。

“你现在是个累赘，因为你会继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焦躁不安，直到达到精神错乱——假设高血压和体温升高没有让你先瘫痪的话。”

“那就把阿克雷顿留给我吧。”维奥拉回答。“我想和他说几句话。”

格里欧斯把头偏向一边。“你指望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你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审讯者，他只会重复自己的名字、军衔和祈祷。”

维奥拉看了看身后扭动的身影，可以看出瓦基尔人变得不耐烦了。“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她揉着额头说。“我只是想进入这个……狂热者的内心，试着了解他是怎样下决定轰炸一个星球的。”

朱庇特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思考着她说的话。“所以，这也是他们的设计——你所说的那些‘密会’。一个事件的汇合点，经过精心策划，产生了一个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他停顿了一下，看向阿克雷顿。“我们获准救他，完全不是巧合。他在这个计划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而你，显然也是。”

“格里欧斯，你在说什么？”维奥拉问道，她的上瘾反应一下消退了。“这是关于长老，关于帮助米玛塔尔人的事。密会给我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他们。”

“只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格里欧斯说，开始走下坡道。“至少现在是这样。”

“你是什么意思？”维奥拉问道。“密会受到了帝国的威胁？”

格里欧斯停了下来。“‘密会’——我们称他们为‘因赫杜安尼’——他们从来不会自己打仗。他们让帝国们为他们战斗，通过控制上位者的影响力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但米玛塔尔人不应该这么快就崩溃，看来他们也低估了艾玛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所以现在他们已经让我们参与进来，重新设定平衡，这是最对他们有利的。”

维奥拉变得愤怒起来。“所以你参合这事跟同情米玛塔尔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赫杜安尼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也使他们成为你最大的敌人。我们不能坐视他们自私地干涉历史——历史本应属于你们自己决定，不管它的破坏性有多大，也不管你们多么希望重复历史。”

格里欧斯和他的三个同伴走下坡道，维奥拉对着他们的背影发呆，试图忽略她双手的颤抖。他用了“你们的”这个词，她想。他完全看不出种族之间的任何区别，除了他自己的种族。

“嘿，格里欧斯，”维奥拉叫道。四个朱庇特人停了下来，转过身来。“‘因赫杜安尼’是什么意思？”

朱庇特人想了一下。“这个词在你们的语言中没有对应。”

“……因你是仁慈的上帝，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奉献，在需要的时候，对你最忠实的仆人是最真的。阿门。”

法斯完成了第一百次的祈祷，再一次聆听回答。他没有听到，他又开始念诵祈祷文，然后停了下来，因为伊安娜的影像在他的脑海中烙印。他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看到脸上的黑色护罩，还是无法摆脱他灵魂的折磨。

这种惩罚一定是罪有应得，法斯意识到，他弓起背，试图消除膝盖上传来的疼痛。我的船、我的船员的损失，成为这个怪物朱庇特人的俘虏——这一切，都是罪有应得的惩罚……

他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证明这种命运的，除了对梅基奥·萨拉姆大将的命令不够深信不疑，轰炸伊安娜星球。他的行为只是反映了希德伦皇帝的意愿，进而反映了上帝的意志。*那些罪人背离了他们的命运，我无权质疑。* 圣典文书警告每一个圣骑士，这种考验，总是在最忠诚的人最不希望的时候到来。*我的信仰将得到回报，* 他想，寻找内在的精神力量，并找到了它。*在考验面前我将必当得胜——*

盖在头上的布条突然被取下，眼前的景象让他惊恐地叫了起来。米玛塔尔叛军——有八个人——就站在几米开外。眨眼间，其中一个人拔出一把刀，朝他扔了过来。它在明亮的闪光中被挡了下来，在最后一刻被保护性能量场击退。那人挣脱了抱着他的战友，继续冲锋，用一双铁拳挥舞着敲打着能量泡，尖叫着。

法斯听不到他的声音，也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他只是回过头来盯着他的攻击者，为他身上散发的狂热仇恨所着迷。*谁能责怪他呢，* 法斯想，然后又为这个想法而诅咒自己。他看着他们互相争论，然后走到他们一个纤细的朱庇特人面前请求——就是那个把他从逃生舱里带走并使他失去知觉的人。

这就是你从太空中看不到的东西，法斯想，试图读懂他们的表情。你怎么能相信这样一个上帝，他的造物会充满如此的狂怒。法斯又一次诅咒自己——他刚才是这样想的吗？他闭上眼睛，想把叛军从脑海里删除。但是，他并没有找到内心的平静，他脑海中看见城市焚烧的画面，呼啸而出的滚滚黑烟，燃烧着的骨肉。

我不能失去信仰，因为这是一个考验……

法斯命令自己保持冷静，在护盾中得到安慰。他看着朱庇特人递给其中一个叛军一把看起来很奇怪的刀，他接过刀子，把它收入鞘中。三名朱庇特士兵走过来，开始向米玛塔尔人分发武器。队伍里的人交头接耳，但随后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他身后的一些东西上。一些人赞许地点点头；另一些人则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六名叛军，现在全副武装，穿着防护甲，跑去跟在朱庇特士兵的后面。另外两个叛军——飞行员，看样子是——最后一次瞪了他一眼，然后向他们的飞船跑去。

他看着远处的舱门缓缓打开，这群叛军一个一个地往里走去。朱庇特人站在他身后，双手抱头，用怪异的黑色眼球盯着。一个女性的靓丽身影走了过去，他的眼睛立刻就被吸引了，但他又强行把这种想法当作另一种世俗的干扰。两人简单地说了

几句话，然后女性转过身来。法斯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一认出那是什么，他就惊恐万分。

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法斯喘息着，这个有着天使面孔和魔鬼眼睛的女人走近了他，跪在他身边，他能感受到她温暖的呼吸。忽然，他的耳朵仿佛被滚过了一块石头，他又能听到了。

“阿克雷顿准将，”女人说，把带刃项圈套在他的脖子上，把它打开。六根针的针尖轻轻地压在他的皮肤上。“现在是时候让我们讨论一下你的罪了

第五章

Chapter Five



“每一种罪行，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要归咎那于诱惑的致命一刀。受到诱惑而挥出的一刀，是斩断信仰的前奏。它带有不圣洁者的印记；凄惨的印记；是这个宇宙中一切美好和正义事物的祸根。上帝助我，邪恶散发出背叛的诱惑，是它无可争辩的胜利……”

- 希德伦皇帝，AD 23216，瓦·阿提乌斯战役后的《帝国宣讲》

“我怀疑，历史是否会记录我们有多么激烈地为自由而战。不会有编年史详细记载米玛塔尔战士的勇气，也不会有人记录起义期间我们部落的团结。历史学家会写着，我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其他帝国的功劳，在我们成为其他东西之前，我们首先是奴隶。在这一点上，后人将会知晓答案。”

- 内凡达范式，尤尼娅·克鲁尔

精华之域 - 库拉克斯

伦因星系：行星 IX - 卫星 IV

联邦情报局总部

探员们悄悄地进入房间，随着会议室的窗户变暗，他们纷纷落座。贝尔花了点时间从数据板上抬起头来，清点与会人员的情况。有十名军官出席，他们每个人都是上校或更高的军衔。八人来自总局，其中两人担任顾问职务，直接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汇报。最后两个来自军部。*他们看起来特别恼火，他想着。如果我因此被从对加达里的战事中抽调出来，我也会这样。*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憔悴，睡眠不足的外观，看起来同样的脾气暴躁。贝尔是房间里级别最低的军官；一个回答错误就会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贝尔的上级，蒂尔达·西尔特罗上校，坐在他的右边。她是机构内的一位女强人，在等待会议开场的同时，她正平静地扫描着自己的数据板。军部的代表们一落座，她就头也不抬地做了个手势。贝尔明白她的暗示，深深吸了口气才开口。她已经很清楚他可以说什么。

“感谢诸位拨冗。”他开始说道。“大约 60 分钟前，我们的一艘侦察护卫舰在哈希尔星系被帝国海军击落。这艘船没

有装备武器，而且是在非限制领域上航行，正如 AD 23210 年的盖伦特 - 艾玛自由贸易协定中所规定的。”

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供建议的两位上校靠前，但其他人却没有对这个消息做出反应。贝尔继续他的简报。

“目前，我们已经将飞行员的状态列为 MIA（在任务中失踪）。我们有攻击的遥测记录，帝国攻击使飞船瘫痪，但没有摧毁它。在我们失去联系之前，飞行员正试图将船降落在迪亚蒙的表面。船上没有其他船员或乘客。”

军部的军官们对贝尔所说的一切显得不感兴趣。其中一个——塔林·法尔根罗准将——甚至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除了遥测之外，我们还知道有几艘米玛塔尔的飞船目睹了这一事件，不过自从伊安娜被轰炸之后，我们仍然没能联系到他们的政府。我们之所以把你们都带到这里来，是为了——”

“哦，好。”塔林打断了他的话。“你的重点在哪里。”

贝尔感觉到自己的脸部有些微微发烫。西尔特罗上校摇了摇头，但目光一直锁定在面前的数据板上。

“我们之所以把你们都带到这里来，”贝尔重复道。“是为了达成对飞行员的搜救工作的共识。”

“飞行员是谁？”另一名军部军官——西鲁斯·布鲁斯少将问道。

淦，贝尔想。蒂尔达很明确地表示不要讨论这个问题。“飞行员在哈希尔地区调查一条可能的线索，她进入——”

“我问的不是这个。”西鲁斯吼道。“飞行员是谁？”

贝尔向蒂尔达投去一个绝望的眼神。她随意地从办公桌上抬起头，语气沉稳地说道。“回答将军们的问题，中校。”

“维奥拉·安蒂昂内斯，先生。”

“我就知道。”塔林嗤之以鼻，翻了个白眼。“只是时间问题。”

“对不起，将军？”贝尔问道，他失态了。“到底什么是‘只是时间问题’？”

塔林正要贝尔恶语相向，但西鲁斯却阻止了他。“中校，你知道目前有多少搜救任务正在进行吗？”

“不知道，长官？”

“二十六次，都是因为我们正好处于战争之中。”

“我知道有资源限制，但是——”

西鲁斯打断了他的话。“在营救我们被击落的飞行员时，没有资源限制，中校。联邦的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战争中去了。但我也不会让救援人员冒着危险去拯救那些给自己制造麻烦的垃圾。”

贝尔心里一沉。“先生，我不明白你——”

塔林拿出一个数据板，在桌子上滑动。“图片胜过千言万语，贝尔，”他冷笑道。“更不用说终身监禁了。”

画面既肮脏又令人震惊。摄像头拍下了维奥拉从一个男人手中接过小瓶的画面。他的脸在联邦情报局的天蛇罪犯档案中赫然在列，与已知的联邦重罪犯或他们的附属组织打交道，

在战争期间的处罚比和平时期严厉两倍。事实上，由于她是一名联邦特工，这意味着她可以被指控为叛国罪。

“这事还不止这些，”塔林说。“照片上的那个卑鄙小人会得到一些宽大处理，以换取他的合作。不过你的女主角就不会这样了。”

“你应该尊重她，先生。”贝尔说，他说话时颤抖着。“她对机构的贡献是深远的，我不是为她站台——”

“坐下，贝尔。”西鲁斯命令道。“在没问你话之前，不要再开口。”

该死的维奥拉，贝尔想，滑到椅子上。我本来可以帮你的！你为什么告诉我？

西鲁斯打量了一下周围惊愕的面孔，然后又对贝尔说。“现在我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你，还有很多坏消息。好消息是，自从我们开始对你进行监视以来，你不知怎么还没有搞砸——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一得知维奥拉有吸毒的习惯就开始监视了。”

贝尔转向蒂尔达，用一种“你知道这件事？”的表情盯着她。她转过身来，以一种骨子里的冷酷迎向他的目光。

“坏消息是，”西鲁斯继续说道。“就是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把那个女人在这里的‘贡献’说成是全盘胡扯。而这，中校，意味着你对这个机构的价值甚至不如她。”

西鲁斯向前倾了倾身子，一边用手指着，一边继续敲打着扶手。“告诉你，那个大嘴巴的垃圾婊子下一次停靠在联邦空间站的任何地方时，都要被逮捕。然后，我要亲自看着她被扔进监狱，度过余生。现在，我只说一次，不会再去搜救那个女人了。艾玛人想怎么搞都随便，因为我不在乎贸易协定上说什么，她完全没有理由在迪亚蒙附近或者在艾玛领空的任何地方，就这样。清楚了吗？”

贝尔只是对他眨了眨眼睛。半是震惊，半是愤怒，完全说不出话。

“我就把你那愚蠢的表情当作‘是’。现在——这里还有谁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或者我们可以回去和加达里人战斗了吗？”

没有人回答。

“散会。”西鲁斯说，从桌子上站起来。“不用谢我，中校。”

维奥拉手上的颤抖越来越严重，但她无法判断原因是来自愤怒还是上瘾。阿克雷顿什么也没对她说；他的眼睛仍然闭着，即使是用项圈抵着他的脖子，他嘴里唯一说的是艾玛的祈祷。汗水顺着她的脸和脖子往下流；她开始微微发烧，正如格里欧斯所预言的那样。她厌恶地撕开了飞行服的上半部分，继而是下面的类肤橡胶内骨架。只剩下无袖胸衣遮住她的胸部和背部。

格里欧斯拿着水和头环走过来。“喝下这个，”他说。“然后把这些戴上。摄像机的信号已经准备好了。”

她接过装置，把它装在脸上。眉带下面伸出一个玻璃镜片，遮住了一只眼睛。

“眼球摄像机会把图像直接投射到你的视网膜上，”格里欧斯说。“你可以用边缘上的控制装置调整图像的大小，再加上你的视锥有多少受阻。”

“别告诉我，你不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就能看清发生了什么。”她嘀咕道。

“我们的解剖结构经过基因改变，以适应增强我们感官的控制装置。”他回答说。“未来几代朱庇特人将不需要它们。我还有一个眼球摄像头，给你的艾玛朋友。你想让他有一个吗？”

维奥拉伸手从他手中抢了过来。“当然要。也许我可以用它来让这个混蛋睁开眼睛。”

“我们分成两队。”弗拉德沉声说道。“克鲁加，你带着维利欧斯和马卡尔，布置好防御这条走廊。把舱门挡在身后，从这一点往前每隔十五米放一次炸药。守在这里，直到我让你走，否则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杀死。明白了吗？”

“是，长官。”克鲁加回答。

“图姆加和德拉米斯，你们跟我来。我们要跟着朱庇特人，直到他们发现守卫。不要接战，除非是在自卫。我们行动吧。”

“收到。”两个士兵都回答道。

他们开始沿着走廊，快速移动，不发出一点声音。图姆加平举着步枪；弗拉德和德拉米斯架起武器做好瞄准。前方道路平整，两组磁轨轨道嵌入地面，沿着中心线贯穿整个走廊，但天花板和墙壁还是裸露的岩石。

*我们已经在建筑群内部推进了三百米，但还没有看到一个守卫，*弗拉德想，通过眼球摄像机观察着朱庇特人的进展。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尖叫，预感到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贝尔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拉着窗帘，关着灯。烟灰缸里燃烧着一整包烟的腐烂残渣，最后一支烟就在他的手指中燃烧殆尽。一连串的念头在这位绝望的军官脑海中奔腾，所有这些念

头都带有绝望和屈辱的特征。维奥拉已经死了，或者有大麻烦了，他想，吸了最后一口烟。而我妈的居然什么办法都没有。

办公室里的灯光暗的只能照亮轮廓。贝尔伸手到办公桌前，找到了拍下他晋升中校那天的相框。蒂尔达正把新军衔的徽章别在他的军服上，而一位将军站在附近注意着。

蒂尔达……

贝尔把画框摔在办公桌上，从椅子上跳下来，开始用拳头打照片。玻璃碎裂时，他把桌上的所有东西都扫到地上，一动不动；然后他抓住桌子的边缘，把它重重地掀到一边。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在地上，把两把椅子打得横飞出去。巴尔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感觉有些好转，倒在座位上。片刻后，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先生，里面没事吧？”是驻守在大厅的一个宪兵。

“是的，一切都很好。”贝尔回答道。“只是在做一下清洁。”

“我们还是要进去看一下，先生。请离门远一点。”

还没来得及叫他等，门就滑开了，灯也被打开了。两名宪兵闯进他的办公室，打量着里面的混乱。

“谢谢你。”贝尔说，朝翻倒的办公桌指了指。“你来这里是来找什么小瓶吗？”

宪兵们严肃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在门的两边站定。当贝尔认出接下来走进他办公室的两个人时，他轻描淡写的神情发生了变化。马克·贝克斯和利亚姆·凯勒上校。他们是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的顾问，出席过他的简报。蒂尔达·西尔特罗正站在他们身后。

“中校，”马克开始了，被烟味熏得瑟瑟发抖。“介意我们和你说几句话吗？”

贝尔在两位军官之间交替地看了看。“我是不是需要一个律师？”

利亚姆开口了。“我们不是来逮捕你的，布鲁斯将军已经说了，你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和你谈谈一些事情。”

“好吧，那就请坐吧。”贝尔回答道。两名军官踩着碎玻璃和碎片，把椅子拉到翻倒的办公桌前。当蒂尔达跟着他们走进办公室时，利亚姆和马克都看了看自己的身后。

“上校，请原谅我们。”马克说。“外面的宪兵们——我们不希望被打扰。”

“是，长官。”一名宪兵用手示意蒂尔达，蒂尔达不屑地看了两人一眼，又溜到外面去了。婊子，贝尔想，在门关上时，他还在欣赏她那沙漏般的身材。

“在我们开始之前，”马克开始说道。“还有两个人我需要连线。”

利亚姆从椅子上下来。“帮我把这个抬起来。”

贝尔眨了眨眼，与利亚姆相对而坐。“连线什么？”两人都哼了一声，将办公桌抬回了原来的位置。

“布鲁斯将军太过分了。”马克说。“他没有资格这样羞辱你。维奥拉也许不受欢迎，但她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对的。”

“战争机器已经把这里的官僚体系变得很糟糕了。”利亚姆解释道。“所有这些专注于杀戮加达里分离主义分子的事情都让我们忽视了大局，现在民众的焦点又被转移到伊安娜沦陷上了。”

马克正在向办公桌的控制台上敲击指令。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扬声器中响起。

“GalNet 中心。”

“我是贝克思上校。请接通德西鲁参议员。”

“请稍等。”

“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利亚姆说。“我们知道，你已经获得了一些经营情报收集行动的自由度。现在我们要看看你用这种自由取得了什么成绩。”

“格斯登诺中校。”那个粗犷的声音说。参议员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投影在办公桌上。“你今天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同伴，我想知道细节。一切细节。”

女人的声音打断了他。“加勒特参议员正在接入。”

“下午好，先生们。中校。”年轻的声音说，点了点头。
“我在联邦巡洋舰冒险号上。”

贝尔发现自己在会议室的灾难发生后这么快就面对盖伦特参议院的两位重要成员，顿时傻眼了。德西鲁参议员注意到他脸上茫然的表情，笑着说。

“放松，贝尔，”他说。“我们知道你今天遭遇了什么。相信我，布鲁斯将军就留给我们吧。在你整理思绪的时候，让我来告诉你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如果你还不知道，有大量流离失所的米玛塔尔人生活在盖伦特领土上，而我们的两个区都有大量米玛塔尔出身的归化公民聚居。你要考虑到我们正从这些人口中征召士兵，参加加达里战争，这样你就会明白，如果不能支持这些部落，对我们的士气有多么直接的伤害。”

“还有严重的经济后果要面对。”加勒特参议员说。“霍尔星系是联邦东部地区的巨大贸易伙伴。我们收到的请求简直多的数不清，那些人都渴望知道伊安娜发生了什么事情。米玛塔尔政府已经离线好几天了，几十万人已经停止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亲身跑到前线，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取信息。航运港口的货物已经超载，本该在上周离开的货物还在积压，企业正在争相出售期货，这又造成了地区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列

表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我只想，经济上的连锁反应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

“我们正在赢得对加达里的战争。”德西鲁参议员说。“而民众已经为我们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艾玛人现在在媒体上占据了中心位置，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威胁到底有多大。”

“我们想直接帮助米玛塔尔人。”加勒特参议员说。“而现在，我将‘帮助’定义为一切除了直接出兵之外的事情。布鲁斯将军暗示我们所有的资源都已经全部投入到战争中去了，但他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的太空装备绝对是这样，但地面装备却不是这样。由于预算过高，我们有过剩的地面装备供应，而我们有大量全新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落可以用这些武器装备来解放自己。”

“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贝尔问道。

“轻武器，火炮，防弹衣，坦克，飞机，你能想到的都有。”德西鲁参议员说。“而且我们有很多‘军事顾问’可以借给他们，他们可以告诉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装备，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议员顿了顿，然后眯着眼睛看着贝尔。“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你需要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关于维奥拉工作的一切，从她在迪亚蒙的工作开始。”

贝尔看着坐在他对面的所有人。*政治家总是敌人……直到现在。*他深吸了一口气，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烟。

“我先说一下，我认为维奥拉还活着。”他说，在桌面控制台上敲了敲。“而这个遥测回放会告诉你为什么。”

“他他妈的不说话！”维奥拉说。“他一直重复的都是那些该死的祈祷！”她尖叫着，直接对着法斯的耳朵。

“尽量保持冷静。”格里欧斯说，把目光集中在舱门上。”记住，他受过训练，能承受比这更严厉的审讯。”

“好吧，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她泄气地坐在地上，艾玛人继续来回摇晃，默默地念着经文。

“我不想对他做这样的事。”朱庇特人回答。“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这么做。”

维奥拉想把自己的眼球抓出来，她眼球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而跳动。在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她全身都备受折磨。从法斯身上看去，她第一次注意到路上到处都是血迹，想起了引发一切的血腥事件。

“格里欧斯，”她气喘吁吁。“你知道这里发生的骚乱吗？”

朱庇特人一动不动，似乎在考虑是否要告诉她。“我知道那是因赫杜安尼制造的。”

维奥拉尽管在发抖，但还是努力保持声音的稳定。“他们是怎么开始的？是因为长老们被带到这里的吗？”

“他们激活了一个潜伏的特工。”格里欧斯回答。“一个拥有玛塔尔人基因的人，几年前被获准抓捕并囚禁。”

“潜伏特工？”维奥拉看了看阿克雷顿，注意到了他脖子上的带刃项圈。

“他们被安插在所有的帝国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特工。”

“这怎么可能？”维奥拉惊呼道，现在格里欧斯所说的一切，都很容易激怒她。

“他们掌握了基因工程，了解人类大脑的精确运作。”他回答道，一边操纵着一个数据板，一边向坡道走去。“他们可以创造出具有记忆和技能的头脑，刻录在他们的内侧颞叶中，并设置记忆装置来触发它们。”

“那么，这些特工是谁？我们怎么找到他们？”

“你找不到的。”格里欧斯回答。“他们是无法追踪的。他们作为成年人直接从克隆育管中出生，拥有完整的记忆，捏造的背景和伴随着对他们被创造的帝国的认同。这些特工的脑海中被编入了特定的目的，虽然他们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他们的身价或地位，但他们还没有失败过。”

“隐形的。”维奥拉嘀咕道。*而且就在我们面前，一直都在。*“可是那个亚空间爆裂呢？潜伏的特工怎么能做到？”

“超先进的植入物。”格里欧斯说。“很多都是自组装的，所以在特工被激活之前，它们无法被物理检测到。它们的设计

主要是为了刺激肾上腺素的产生，消弱疼痛感受器，加速愈合过程，以及其他功能。但在过去，它们也曾被用作收发器。”

“这里被激活的潜伏者特工也使用了其中的一个来联系我们？”

“不仅是我们。” 格里欧斯回答。

“根据维奥拉的说法，长老们实际上是七个部落中最聪明的成员，” 贝尔继续说道。“据说他们对其他每个部落都有深入的了解，包括他们自己的部落。但他们的存在被米玛塔尔人否认。相反，他们被当作传说，就像神话中的生物一样，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保密。”

“但一定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德西罗参议员说。“否则他们不会派瓦基尔小队去救他们！”

“他们是被人联系上的。” 贝尔答道，再次敲击控制台。“通过这个。”

男人们看着维奥拉的阿特龙检测到的记录的环境读数在亚空间、伽马和 X 射线波段上激增，然后又逐渐恢复正常。

“看看任务钟上的时间。那次爆裂源自迪亚蒙，它发生在两个关键事件的几分钟之内。一是矿区内的监狱暴动，二是据说使徒泰姬·鲁肯和其他七位高阶司铎失踪。要不要猜猜他们最终在哪里发现的尸体？”

“别告诉我是迪亚蒙……” 马克说。

“就是在那儿。而最糟糕的部分是——”

“艾玛人认为维奥拉要对他们的死负责。” 加勒特参议员说，他向后靠了靠，揉了揉太阳穴。

“没错。” 贝尔说。“维奥拉的船甚至没有武装。但亚空间爆发是引诱她到迪亚蒙的原因，她可能认为那是关于长老位置的线索。看来很有可能，同样的爆发被艾玛人和米玛塔尔人记录下来，但传送的信息却完全不同。”

“但是是谁发的呢？” 加勒特参议员问道。“而且这还是不能告诉我还有谁知道这些长老的事情！”

“这一点。”贝尔回答。“就跟维奥拉关于‘密会’的理论能够接上线索了。”

“密会？”德西鲁议员问道。“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是怎么控制我的飞船的。”维奥拉问道，她浑身发抖，仿佛被冻僵了一样，但汗水却闪闪发光。“还有我脑海里那些声音，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侵犯了……”

“我们也有同样征用船只的技术。”格里欧斯回答，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帝国的船只——比如说米玛塔尔的裂谷级——还不具备抵御这种攻击的能力。但因赫杜安尼能够远程刺激分配给人类大脑音频功能的神经通路……那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科学，至少目前是这样。”

“超出你们的理解力？”维奥拉问。“你们朱庇特人才他妈的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技术天才！”

“因赫杜安尼的技术比我们自己的技术先进得多，维奥拉。他们绝对是量子物理学和粒子科学的大师，他们存在的明显标志就是非线性传送。”

“什么？” 维奥拉问道。

“在不使用虫洞、星门、跳跃引擎的情况下，瞬间跨越空间传送物质。” 格里欧斯回答。“这可以做到，但我们还做不到。”

“我不管你们能不能做到。” 维奥拉恳求道，变得绝望起来。“我只是想了解那些声音，格里欧斯。是什么科技让他们有能力就这样侵入我的意识？”

他在回答之前停顿了一下。“一种变异。”

维奥拉思考了一下他的回答，然后发现朱庇特人漆黑的眼睛盯着她的眼睛。“格里欧斯……因赫杜安尼是人类吗？”

“已经不再是了。”

“那朱庇特人呢？”利亚姆问道。“遥测清楚地显示，在录音停止之前，怨灵级就解开了隐形。”

“如果维奥拉与他们有过接触，她从未告诉过我。”贝尔回答。“但我对于他们参与此事并不惊讶。”

“我们和朱庇特人有什么外交渠道吗？”利亚姆问道。

“我们和他们的联系一直很脆弱，但一旦加达里战争开始，他们就完全消失了。”德西鲁参议员说。“我们甚至都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主动跟他们联系。”加勒特参议员说。“他们会帮助她，所以他们可能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贝尔说。“那你就不用担心联系他们了。他们会从维奥拉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之后，主动来找上门来。”

“我已经听够了。”加勒特参议员说。“我现在就去迪亚蒙，在弄清她的情况之前，我是不会离开那里的。”

“坏主意。”贝尔说。“哈希尔星系被艾玛战舰封锁了，他们正在追杀瓦基尔人的舰队。你会飞进一个战场。不要这样做。”

“我同意。”德西鲁参议员说。“不管对错，维奥拉在那边是个通缉犯，地区的任何盖伦特飞船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敌对的。”

“我不管。”加勒特参议员说。“她所掌握的信息对联邦来说是无价之宝，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保护它。而且我们要面对现实——艾玛人不会向一个盖伦特参议员开火。”

“参议员，恕我直言，我认为你错了。”贝尔说。“维奥拉被指控杀害神职人员，更不用说他们的一个神圣的使徒了。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比这更卑劣的行为了，而你出现在迪亚蒙，即使不是真的认可这种行为，也意味着联邦的参与。无论你怎么看，这都是个坏主意。”

“难道相对于布鲁斯将军的解决方案，就这么一走了之？”加勒特参议员问道。“我不这么认为，贝尔。我要就此和艾玛人对峙，得到答案。”

“别逞英雄了。”德西鲁参议员抱怨道。“我们通过大使们去联系他们吧，他们才是——”

“绝对不行。”加勒特参议员反驳道。“我们没时间去走这个程序。我已经在去迪亚蒙的路上了。如果维奥拉还有一点机会活着，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尽一切力量把她救回来。在我看来，她的生死关乎国家安全。”

“你也是，参议员。”贝尔说。“而且现在有了你的参与，赌注更大了。”

第六章

Chapter Six



“在文明史上留下伤痕的暴力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所有人生来就是不同主人的奴隶。而帝国的力量来自于承认世上唯有真主；否认这一点，和平也不会长久。”

- 艾玛大使奥图鲁斯·费恩兹，凯勒峰会，AD 23220

“宗教是一种绝症，其症状包括丧失常识、谦逊、理性思维，而在你的情况下，则是丧失道德与体面。”

- 盖伦特大使杰克斯·阿里若，凯勒峰会，AD 23220

德里克星域 - 奥贵星座

哈希尔星系：未知死亡空间

地狱怨灵号从跃迁中减速，拖着长长的等离子体流，凝聚成深红色的火球，残破的战舰缓缓停下。几分钟前，一枚艾玛巡航导弹在主舰桥下的无防护区引爆，将人员和设备像被风暴裹挟住的昆虫一样扔过指挥中心。卡思惊魂未定，不清楚周围的环境，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伤员和垂死的船员的呻吟声使他回过神来。

舰桥上弥漫着电缆燃烧的酸臭烟雾，到处是破碎的舱壁配件的残骸。卡思慢慢地从甲板上起身，无视后脑勺的抽痛和颈部、肩部的湿润感。自从在迪亚蒙的第一次战斗以来，地狱怨灵号已经在与帝国海军的五次单独交战中幸存下来。数百艘战舰正在追杀瓦基尔特遣部队，以无情的怒火将他们从深空位置击溃。在几个小时前曾有三十艘米玛塔尔战舰进入哈希尔星系，现在只有地狱怨灵号活了下来。

“工程部……”卡思结结巴巴地说道。几个人身上穿出咳嗽声，他们摇摇晃晃地在舰桥上归位。

停顿了一下，才有一个带着静电的声音回应。“是，长官……”

“我们跃迁的时候，外面还有多少人？”

“四十七个。”声音噼啪作响。“跃迁核心发生器可能在我们加速到超光速之前就杀死了他们。”

卡思还记得跃迁是多么残酷的决定，在艾玛人的攻击下，被迫用试图在外面的修理员的生命来换取还在船上的数千名船员的生命。“他们及时修复了通讯阵列吗？”

又停顿了一下。“没有。”

“火势呢？”

“控制住了，但现在很多甲板都无法进入。”工程人员深吸一口气，费力地说道。“主引擎无法修复，不得不下线。重新给它们供电会毁掉这艘船。”

卡思感到昏昏欲睡，但忍住没有昏倒。“跃迁引擎器呢？”

“可以运行，但没有装甲保护发电机了，一个直接命中……”

“我明白了。谢谢你，中尉。”

“上将，你在流血。”导航员说，走近他。

我们不都是这样吗，卡思想。“我待会儿会处理的。武器状况！”

“还剩下一个炮塔可以使用，其余的炮塔已损坏或被毁。”武器官回答。“二号至四号导弹发射器已上线，但我们抛弃了弹药，防止引擎起火后发生二次爆炸。”

“长官，你头上的伤口很严重。”导航军官再次打断了他的话。“让医护人员看看吧。”

“我说过我待会再处理！”卡思突然腿一软，跪倒在地，同时试图靠着破碎的控制台支撑自己，但没有成功。几个人连忙跑来帮助他。

“地狱怨灵号会撑住的。”当医护人员进入舰桥时，军官冲到卡思身边说。“但前提是舰长必须活下来。”

没有通讯，没有武器，没有引擎，无路可逃……“尽量让飞船保持在超空间里。”卡思喃喃自语，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我们逃跑的窗口迟早会出现……”

他们和我一样知道，我们会死在这里，他想。长老们都死了，米玛塔尔也死了。他看着医护人员跪着把他的肩膀从金属栅栏上抬起来。

我有我来这里的目的，卡思在再次昏迷之前想道。杀害我儿子的凶手已经死了。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德里克星域 - 奥贵星座

阿拉尼尔星系：驶向哈希尔星系的星空级巡洋舰，G.F.S. 冒险号

加勒特参议员明白他为何如此渴望对抗艾玛人。他即将实施的鲁莽行为完全出于道德上的愤怒，超过了所有其他因素，包括冒险号船员的安全。他提醒自己，艾玛人不敢攻击盖伦特参议员。光是想想都不可能，所以他完全没有任何顾忌，知道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他不耐烦地站在舰桥上，看着跃迁通道消散，而他的军官们则紧张地盯着战术显示屏。阿拉尼尔星系中正好有五十艘帝国海军的战舰，当冒险号的跃迁引擎关闭时，通过前桥的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一半的战舰。几艘艾玛护卫舰立即离开了哈希尔星门周围的轨道，转向冒险号。

“他们在呼叫。”导航员说。“连接到对讲机。”

“我是帝国海军副司令阿迈努斯·泰迪斯。根据皇帝陛下的诏令，哈希尔星系已经被封锁。立即关闭引擎，准备接受扫描。”

“我是盖伦特联邦的参议员维尔·加勒特，我不会关闭引擎。你对这艘飞船没有管辖权，这里是非管制领域——”

“加勒特参议员，如果你来到星门门的十公里范围内，我有权摧毁你的飞船，并囚禁任何幸存者。关闭你们的引擎，准备接受扫描。”

艾玛人的护卫舰直接飞到了冒险号的后方。“导航官。”加勒特参议员怒道。“将航向设定为哈希尔门，三分之二速前进。”

军官犹豫了一下。“长官，我认为——”

“我说三分之二速前进！”

德西鲁参议员的声音在对讲机中轰然响起。“维尔，够了。你这招太过火了，必须停止。”

加勒特参议员依然不甘示弱。“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他们刚才用致命的武力威胁我们！*我们！*而这是在他们击落一名手无寸铁的联邦飞行员之后！我们不会*退缩*，我也不会屈服于他们的无理要求。导航官，把速度调到最大速度的三分之二，否则我就亲自过去动手！”

“维尔，这太疯狂了——”

“我的船，我来做主！”加勒特参议员打断了他的话，就在飞船开始加速的时候。四艘艾玛护卫舰一个接一个地开始锁定目标。然后，帝国海军的其他舰艇——主要是战列舰和巡洋舰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加勒特议员，这是你最后的警告。关闭你们的引擎，现在准备好登船。”

“登船？现在你给我听好了，非常非常仔细的听好了。”加勒特参议员咆哮着，看着前方显示屏上的距离数开始减少。“我是盖伦特联邦参议员，我要来找回被你军在迪亚蒙上空击落的联邦飞行员。那是你们的无端的战争行为，现在是你挽救我们两国和平关系的最后机会。现在你必须让我过去，同时协助我寻找你企图在哈希尔星系谋杀的联邦飞行员！”

冒险号上的每一个船员都集体屏住呼吸，等待着漫长的一刻过去，当距离数下降到十公里处，然后继续往前走到九公里。

跟在冒险号后面的四艘护卫舰突然启动了缠绕光束，瞬间将巡洋舰拉到静止，舰桥上的乘员向前坠落。一个新的声音通过对讲机说话了。

“你顶着‘参议员’的头衔？”

“你是谁？”维尔尖叫着，重新站起来。

“你在这里承认联邦政府在谋杀使徒泰姬·鲁肯和他的弟子方面的共谋。对于这一滔天罪行，希德伦皇帝陛下判处你死刑。”

维尔·加勒特参议员最后的生前行为是开口反对。他和G.F.S.冒险号的三百四十二名船员，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随着帝国海军执行的矫诏而死。

激光贯穿巡洋舰，也撕裂了参议员的躯体，同时，一个嵌入参议员胃部的微小装置在冒险号反应堆爆炸前一瞬间引爆了。

维奥拉迅速向左转身，又发誓说有人或东西从她身边冲过去了。但除了路对面远处的洞壁，那里什么也没有。她不受控制地颤抖着，继续前后摇晃着，坐在法斯·阿克雷顿对面的地面上，双手抱着膝盖。然后她又看到了动静，这次是在她的右边，当她瞥见跟踪者的一瞬间，她尖叫了起来。是她梦中的一个无脸的魂魄。

“格里欧斯！”她在喘息间尖叫起来。“你们这中看不见的怪物还在这里走动吗？”

“你在产生幻觉。”他回答。“而且你的戒断症状恶化的速度比我预期的要快得多。”

“不，格里欧斯，你错了……我发誓，我们之中还有别的东西！”

“只有我们三个人，维奥拉。”他回答。“米玛塔尔的飞行员和他们的飞船在一起，受伤的朱庇特人还在我自己的飞船上处于医疗冷冻状态。其余的人都在建筑群深处。”

远处头顶传来的隆隆声让她想起了雷声。*就像在我的梦里，就在尸体带我进去之前。她看着法斯，她的眼睛涌出了泪水。那人还跪在地上，向前倾倒，勉强支撑着上半身的重量。她想，我为这个怪物感到可怜。我用尽了我能想到的各种方法折磨他，到头来我只感到悔恨。*

维奥拉靠近他，把声音压低到颤抖的低语。“我不能再责怪你的所作所为，我恨自己。我们无法选择生为什么样的人，也无法选择我们过去的道路……”

“联系上了。”格里欧斯突然说道。“我们刚刚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过了几个艾玛守卫，正在进入一系列洞穴。我们对长老们的搜索将从那里开始。”

她伸手去拿无线电装置，可以解开法斯脖子上的带刃项圈。“我给你戴上这个项圈，我会后悔一辈子的。”装置嘶嘶作响，咔嚓一声。法斯喘了口气，但还是闭上了眼睛。维奥拉向前一倾，把项圈拉了下来，扔在一边。“我没有杀那些祭司，”她说，因为颤抖加剧，更多的鬼魂在她眼角飞舞。“我不能伤害任何人，我做不到——”她趴在地上，紧紧地蜷缩起来。“我原谅你，法斯……原谅你的所作所为，原谅你的身为何人……我原谅你。”

法斯依旧沉默，但呼吸却比之前更加沉重。

“格里欧斯，”维奥拉低声说。“让……让他走吧。解开他的束缚，让他走吧。”

朱庇特人没有回答。

“格里欧斯？”维奥拉问道，费力地转身。“求求你，就把他的——”

看到格里欧斯的时候，她吓了一跳。他看起来像是被冻住了，他的脸扭曲成了她无法解释的可怕表情。

然后她拨动了头环上的开关。

“他们为什么不发信号了。”图姆加低声说，悄悄靠近弗拉德。艾玛卫兵正在山下两百米处的一个岩洞入口附近聊天，并不知道有三支瓦基尔人的步枪对准了他们。朱庇特领队一直每隔几米就发出信号，让弗拉德了解前方的情况。但自从穿过守卫后，信号就停止了。

“我不知道。”弗拉德回答道，他扛起武器，拿出格里欧斯给他的头饰。“在我没有看清之前，我是不会向他们呼救的。”

“收到。”图姆加应了一声，卧倒在地，将卫兵套在准星中。

弗拉德摘下头盔，戴上头环。当设备开机时，他感到右眼有轻微的刺痛，当图像叠加在他的卫兵视野上时，他又感到了刺痛。弗拉德忍住伸手触摸画面的冲动，调整着头戴上的表盘，他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画面像是从高处看去，像是一连串的沙丘，就像一条条明暗交替的带状山脊，相互平行。

“你看到了什么。”图姆加问。

“我也不清楚。”弗拉德问道，又摆弄了一下表盘。“看起来几乎像是……”

他的手指找到了变焦控制装置，将图像向后平移。

“像什么？”

弗拉德所看的黑暗脊梁逐渐形成了一个饥饿的米玛塔尔孩子的憔悴肋骨，他空洞的眼睛正直视着他。

“不！”

维奥拉惊恐地呼出一口气，闭上眼睛，竭力希望这只是另一场噩梦。但她对战争残酷现实的经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见识过凄惨的死亡和血腥的画面，告诉她，这就像她的泪水冲刷着她的脸一样真实。几十个——也许是上百个因疾病和饥饿而死的米玛塔尔人，儿童和老人的尸体散落在一个山洞里。有些尸体还活着，在污浊和臭气中爬行，寻找自己的葬身地。格里

欧斯显得虚弱无力，仿佛他所看到的一切击中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他完全没有准备好去面对。

维奥拉慢慢地站了起来。

“格里欧斯，”她问道，跌跌撞撞地走向他。

朱庇特人张开嘴，动了动下巴，似乎想说话，但喉咙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以为他知道一切，维奥拉想，直到他看到这个。

“请说点什么吧。”她说，用颤抖的手伸出去触摸他僵住的脸。

花了好几次时间，但格里欧斯终于从肺里挤出了一个字。

“……为什么……”

“奴隶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格里欧斯，”她说，试图忽略她耳边的鬼魂低语。“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这个目的，出于任何原因——缺乏力量，疾病，任何原因——那么他们就会被处理掉。”

格里欧斯又通过几次尝试，抽搐着想再说一句话。

“……可是孩子……”

维奥拉抿着嘴唇，忍住了抽泣的冲动。“是的，”她低声说。“他们太小了，在劳动营里帮不上忙，只有健康的米玛塔尔人才被允许在劳改营外繁殖。”她记得听人说过，朱庇特人的胚胎是在繁育管中生长的，胚胎是他们社会中最接近神性的东西。繁育管代表着他们种族的命脉，没有繁育管，他们就无法繁衍。看到孩子们被故意在这种状态下遗弃，营养不良，奄奄一息，这很可能是朱庇特人整个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事情。

“你现在明白了吗，格里欧斯？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他睁开眼睛了吗？”

格里欧斯看向法斯。

“他不想面对的事情，他的灵魂知道要他负责的事情。”她继续说道。“这就是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试图让别人亲眼看到的東西。”

朱庇特人的头一颤，不祥地向上仰去，格里欧斯盯着天空看了一会儿，然后直接向停机坪上的奴隶项圈走了过去。

“有两个人又开始动了。”弗拉德说，希望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不要落下。

德拉米斯和图姆加仍然保持沉默。在米玛塔尔所遭受的所有无法直视和赤裸裸的暴行中，这是迄今为止这些人所见过的最恐怖的场景。弗拉德看着两个朱庇特士兵终于远离了山洞，小心翼翼地避开腐烂的尸体，悄悄地绕过站在外面的艾玛卫兵。

但第三个朱庇特士兵却留在了原地。

格里欧斯的双手迅速准确地工作着，将项圈锁回法斯的脖子上，并调整绑在他头皮上的头饰上的表盘。艾玛人正用鼻子快速地呼吸着，仿佛是为了让自己从他感觉到的即将到来的痛苦中振作起来。

“你要睁开眼睛了。”格里欧斯说，操纵着无线电发射器上的控制装置。“不管你愿不愿意。”

法斯尖叫着，六支注射器都打破了他脖子上的皮肤。

“带刃项圈有六种不同的化学化合物可以施用，它们不需要真正打进你的血管里。”格里欧斯说。“但艾玛人还是喜欢用疼痛的威胁作为主要的恐吓手段。”

法斯又开始祈祷，这时，维奥拉听到注射器抽出，微微旋转，然后重新插入他的脖子。旧伤口处形成了血滴，整个机库里又回荡着一声震耳的尖叫。

格里欧斯继续说道，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艾玛守卫戴着这些遥控器，可以根据距离远近来设置施用任何组合的药物。如果一个奴隶离守卫太近，那么这个针头——”一个注射器从法斯的脖子上抽出，然后重新插入，连续三次。“——会注入一种毒素，会让这个项圈的佩戴者瞬间死亡。”

维奥拉对格里欧斯突然被释放出来的兽性感到得非常害怕，她受损的心脏开始跳得更快。

“这个项圈虽然很原始，但目的却很有效。”格里欧斯继续说着，重复着每个注射器的可怕行为。“比如说，这个注射器注射的是一种普通的抗感染剂，帮助遏制疾病在矿区内的传播。这个注射的是止痛剂，可以迅速制服那些在事故或殴打中致残的人的惨叫。这个是吐真血清，被打进这个就撒不了谎，这个是诱导兴奋的血清，让奴隶更加顺从主人的意愿。”

法斯的尖叫声变成了啜泣声，但他仍然不肯睁开眼睛。

“还剩下一个注射器，维奥拉。你知道是哪一支吗？”

维奥拉不住地颤抖着，感觉昏昏欲睡，她坐在法斯身边，又开始前后摇晃。她想，*我快要死在这里了。埋在庇护所的墓地里。*

“恐惧，”格里欧斯说。“第六个注射器注射一种诱发恐惧的药剂。当在应用像电击鞭这样的疼痛刺激之前使用时，这种药剂还能短暂地麻痹肌肉，使神经末梢过度敏感，使受害者特别容易受到疼痛的伤害，并且对疼痛感到恐惧。”

维奥拉向法斯靠了过去，他在快速喘息间呻吟着。

“告诉我，法斯……你的上帝现在在哪里？”

她舒缓的声音，加上她话语中的亵渎，组合成了一种恶魔般的矛盾，似乎很畸态地契合于他身处的邪恶地狱。事实上，他很想睁开眼睛，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他只想凝视一下凡间唯一残存的美丽。但这样做就会使他在灵魂最重要的考验中失败。

刺穿他脖子的针头将闪电送过他的眼睑后方，让他想起了在速子光束轨道轰炸下绽放的火花。数千次的祈祷，法斯想。但我仍然无法摆脱！我都做了什么，都做了什么！一个又一个暴行，我送出的痛苦，我受到的折磨，都是为了证明我对您永恒的忠诚！一个人不喝水三天，连污水都味同甘露；用死亡和毁灭来浸润我们，连单纯活着都如同天堂的幻梦！这就是你对我们的承诺吗？天父，这就是你对我们的承诺吗？你的宏伟计划难道只是恣意蹂躏我们，把我们的期望降低，连生命的结束都看起来像您的恩赐吗？这就是我要崇拜的吗？死亡和痛苦？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的上帝？

法斯哭了起来，他的脑袋在路面上撞击着。那是魔鬼在说话，诱惑我抛弃他。我不会屈服的！原谅我，天上的父，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如果你不睁开你的眼睛，”魔鬼的声音在说。“那么恐惧就会为你睁开眼睛。”

哦，亲爱的上帝，不要，不要让他……

法斯感觉到针头深深地插入了他的后颈，并将一股热乎乎的液体推向他的血管。纯粹的恐慌吞噬了他，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依然面朝下躺在柏油路上，他身下的石块上开始幻化出可怕的影像。

维奥拉看着法斯在束缚下挣扎着，把自己的身子翻过来，拼命地想逃避投射到他视网膜上的世界末日景象。

“看看吧，法斯，”她说。“该死的，你看看！”

他的眼皮被完全剥开，呼吸器下的嘴惊恐地张开，喘着气，而肺部拒绝让他吸入空气。她能看到他的四肢在颤抖，能听到

他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呓语。那是一个男人崩溃的景象，一个男人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景象，一个男人面对着他永远也不希望看见的苦涩真相的景象。

“不！”他说，他的眼睛来回颤抖。

两个可怕的营养不良的米玛塔尔奴隶正在把孩子们的尸体堆放到一辆磁轨车上，艾玛卫兵看着，他们的身体挂着准备好的震荡鞭。

“这就是你们神圣的圣骑士。”维奥拉说。“在捍卫上帝的意志。”

“不……不，不！”法斯说，翻过身来。

“这就是你一生所要捍卫的东西。”她说，当一个奴隶因疲惫而倒下时，她哭了起来。两组震荡鞭随之打在他的皮肉上，产生火花。“所以看看吧，你他妈的……看啊，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的怪物！”

“不！不！不！”法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声地尖叫着，他自己来回摇晃着，仿佛有人在对他踢打。维奥拉见状也崩溃

了，而格里欧斯则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旁，他那双冰冷的黑眼睛没有表现出任何怜悯和悔恨的痕迹。

然后法斯挺起身子，向后一仰，对着天空拱了拱脖子。

“我绝弃你！”他吼道。“我放弃你和你那可怜的王国！你对我来说已经死了！你听到了吗？你已经死了！”

项圈嘶嘶作响，格里欧斯走近法斯，取出装置，用可怕的力量把它砸进了地面。当它碎裂成碎片的时候，法斯开始自残，在柏油路面上用脸乱砸乱刮。维奥拉伸手过来，吃力地把他拉过来，拉入自己怀里。

“我都做了什么，”他啜泣着，不断重复着这个问题，鲜血从他脸上参差不齐的伤口和刮痕中涌出。“看在一切美好事物的份上，我做了什么……”

“维奥拉。”格里欧斯突然说道。“在你的眼球摄像头上切换频道。”

弗拉德看着图像经过几队用激光钻头轰击洞壁的奴隶，离开主通道，进入一个半完工的金属房屋结构的迷宫。在这部分建筑群的岩石天花板上悬着石笋，未完成的电力电缆轨道镶嵌在墙壁上。朱庇特士兵在完全黑暗中移动，在夜视光学设备的帮助下，产生的图像比瓦基尔使用过的任何东西都要清晰。

动作突然慢了下来，领头的朱庇特士兵拿着摄像机向后转了几步。影像向左平移到其中一个建筑中，然后停了下来。

11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站在里面，但影像没有再前进。士兵拿出一个紫外线手电筒，把光束对准那些人影。弗拉德意识到，他们是被竖直地绑在钢柱上的尸体。

“照在他们的脸上，放大。”他低声说。

弗拉德的心一沉，他认出了内凡达、斯塔克曼尼尔和图克尔部落长老们腐烂的脸。

“就是他们。”他说。“你能检查一下尸体吗？”

“不行。”朱庇特士兵回答。“马上把你的队伍撤出来。”

“再说一遍？”

“这个房间的入口设置了已激活的陷阱。艾玛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如果你想活命，就立刻把你的队伍撤回机库。”

弗拉德正想问为什么，远处传来猎奴犬的嚎叫声——艾玛人训练的肉食性犬科动物，用来看管米玛塔尔奴隶——让他热血冰凉。

“队长，你看！”德拉米斯说。他们下面的两个卫兵突然蹲下身子，跑进了洞口里面。

“撤退。”弗拉德说，拉着图姆加的背包。“长老们都死了，尽快回船，快走，快走，快走！图姆加，你收到了吗？”

弗拉德通过眼球摄像头可以看到枪口的闪光照亮了岩洞，朱庇特人拼命抵挡从四面八方候向他们冲来的四足掠食者。

“准备好了。”

“我们要回来了，准备好炸药！”

“收到。”

透过眼球摄像头，弗拉德看到其中一只野兽将领头的乔维亚士兵的手臂扯了下来，好像那是他自己的手臂一样。最后的画面是一对锋利的獠牙刺穿了摄像机。

“快跑！”他大喊一声，站起身来，用步枪发射器向洞口下方发射了两枚榴弹。三名瓦基尔人转身回身全力冲刺，因为他们听到身后一声闷响……砰，接着是岩石坍塌的声音。

远处的喊叫声、枪声和野兽的咆哮声接踵而至。弗拉德估摸着他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第一拨奴隶犬就会从废墟中冲出，追上他们。

格里欧斯用朱庇特语嘟囔了一句，听起来像是在骂人。

“怎么了？”维奥拉问道。

“我说是背叛。因赫杜安尼把我们出卖给了艾玛人。”他回答道，朝离他最近的怨灵级的登船口走去。“而外面的流星风暴很快就会结束。金特雷布舰长！”

维奥拉在格里欧斯手中的设备上认出了瓦基尔舰长的声音。

“现在不行，格里欧斯。”他气喘吁吁。

“如果你想救你的船员，命令他们立即登上我的船。”格里欧斯说，在怨灵级的舷梯上停了下来。

“欧米克龙一号，弃船跟随格里欧斯。”弗拉德说。“马上离开里裂谷级！”

“弃船，是的，长官。”瓦基尔飞行员回答。维奥拉望着停机坪对面，看到两个小小的身影从护卫舰的舷梯上下来。

“小心！”一个声音喊道，接着是自动枪声的顿挫。格里欧斯在设备上切换了频道，开始快速向前跑动，用朱庇特语发号施令。维奥拉能听到对话中还有两个声音，大概是那两个怨灵级飞行员的声音。

“待在这里。”格里欧斯在飞船里面说。“我不会离开。我一会儿就会回来。”

还没等她回答，舷梯突然关闭，只剩下她和法斯两个人。帝国海军准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了。

图姆加正在用他的步枪向猎奴犬射击，当第一个艾玛卫兵进入射程的时候。弗拉德把最后三颗榴弹装进了步枪发射器。

“你们两个都准备行动！”他大喊道，子弹在他头顶的岩石上弹跳。弗拉德起身单膝跪地，快速地连续发射榴弹，瞄准了下边三个不同位置的岩洞天花板上。第一枚一引爆，德拉米斯和图姆加就跳起来跑开。

弗拉德转身往前跑的时候，只数到了两枚引爆。一个艾玛守卫站在哑弹的落点，发射了榴弹。

“趴下！”弗拉德大喊着卧倒，三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将他埋在了岩石和碎石下。他忍着耳鸣，不顾背部和腿部的疼痛，翻过身来，用步枪向下方回射了几发子弹。

“我中弹了！”图姆加大喊着，用机枪向艾玛人倾泻着火力。“我靠，我中弹了……”

弗拉德从地上挺起身子，一瘸一拐地走向图姆加，步枪不断开火，声响震天。弗拉德坐在地上，头脑已经有些迷糊了，他在他身旁落下，帮忙还击。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他说。“我掩护，你走吧。”

“我哪儿也不去，队长。”图姆加说，朝下看了看。

弗拉德终于注意到图姆加正坐在自己的血泊中，他的两条腿已经被切断。更多的子弹在头顶上跳动，奄奄一息的瓦基尔士兵将自己腰带上的手榴弹全部倾倒在他的面前。

“我想德拉米斯应该也完蛋了。”他嘴里流着血，喃喃自语。然后他从其中一颗手榴弹上拔出了保险销。

“快跑，上尉。跑得越快越好。”

弗拉德向上一跃，以最快的速度冲刺，在冲刺的过程中差点被德拉米斯的碎尸残骸绊倒。当他看到克鲁加在山顶向他挥手，现在离他只有 100 米远的时候，弗拉德再次卧倒。

图姆加的步枪停止了射击，当手榴弹终于引爆的时候，弗拉德似乎听到更多奴隶犬的哀嚎。

爆炸声惊动了维奥拉，停机坪对面的防爆门打开了。她可以看到三个瓦基尔人蹲在门口，他们的步枪倾泻着子弹。

“在我取得联系之前，我帮不了你。”法斯突然说。

维奥拉开始感到胸口剧痛。“你在说什么？”

“我想帮你。”他说，第一次看着她的眼睛。“你和米玛塔尔人。但我不能，除非我和守卫取得联系！”

另一个爆炸——比第一个爆炸声大得多，把他们俩吓了一跳。

“我无能为力。”她说。“格里欧斯也许能做到，但是——”

“维奥拉，听我说。”法斯说。“无论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用我的生命发誓，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我知道现在必须做什么了，我要感谢你！”

怨灵级的登机口突然打开了。格里欧斯跌跌撞撞地倒在地上，然后很快又爬起来。朱庇特人赤裸上身，皮肤颜色也从原来的苍白肤色变成了混浊的灰色，让维奥拉想起了腐烂的肉。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她问道，就在这时，又一次爆炸摇动了机库。维奥拉转过身，看到四个瓦基尔人从舱门的方向向他们跑来。其中一个明显脚受伤了。

“他们不会成功的。”格里欧斯结结巴巴地说道，没有理会维奥拉的问题。“而那些裂谷级飞行员也不会。”

枪声响起，六名米玛塔尔人全部对着门口还击。几群嗜血的猎奴犬从开口处冲了进来。

法斯腿上和手腕上的束缚突然脱落，格里欧斯抓住跪在地上的艾玛人的制服，把他拽起来。然后他把自己的帝国海军服役手枪还给了法斯。

“格里欧斯！”维奥拉喊道。

怨灵级上的舷梯收了回来，两艘朱庇特护卫舰的引擎也轰鸣起来。

“维奥拉……安蒂恩斯，”格里欧斯说，揽着她的肩膀，离她的脸只有几英寸远。“如果法斯对你说的是真的，那么我会再见到你。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不要告诉我我是怎么死的。你明白吗？不要告诉我，我是怎么死的！”

怨灵级从停机坪上腾空而起，飞进了隧道，几秒钟就消失了。维奥拉惊呆了，无法回答。

“杀了我吧。”格里欧斯转向茫然的法斯说。“在守卫的众目睽睽之下，快。动手吧！”

子弹将周围的停机坪掀起起一阵阵灰尘，瓦基尔士兵被猎奴犬撕碎的尖叫声充斥着机库。

在法斯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朱庇特人抓住他的手腕，把手枪插进了自己的胸膛。“如果你现在行动的话，至少可以挽救其中一些人的生命！”

法斯一下子扣动了扳机，格里欧斯在子弹穿过他的时候向后踉跄了一下。

“*Kil nat tra fahule!*” 法斯尖叫着。所有的奴隶犬都停住了脚步——其中一些嘴里还挂着大块的人肉——因为他们认出了来自艾玛主人的命令，要他们停止。然后法斯伸出手臂，将手枪直接对准格里欧斯的胸骨，又开了六枪。

“不！” 维奥拉喊道，朱庇特人倒在地上死了。一群猎奴犬小跑着来到尸体旁，一边嗅着格里欧斯的遗体一边咆哮着，然后对着维奥拉咆哮着。

一群武装卫兵走了过来，当认出法斯袖子上印着的制服和军衔后，顿时醒悟过来。

“你没事吧，长官？”

“我没事。” 法斯说。“叛军中有没有幸存者？”

“有一个是肯定的。” 守卫嘲笑道。“虽然看起来不会太久。”

法斯眯着眼睛看着这个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圣骑士？”

“是的，长官！”

“那么你给我听好了。除了这个盖伦特女人之外，任何米玛塔尔人的幸存者，都要接受你们这里最好的医疗。他们是我的俘虏，要作为我的私人财产来对待，在救援到来之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活着。明白了吗？”

法斯对着艾玛卫兵们发号施令，再加上那些凶残的奴隶们乖乖地坐在他的身边的景象，顿时融化了。维奥拉又一次被看不清面庞的灵魂包围，但平时对她低声细语的恶魔们却不再说话了。

第七章

Chapter Seven



“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为这场战争做好准备。没有任何预言能预示那场命运，也没有任何圣徒或祭司能在那场诅咒的后果中找到意义。自从那个可怕的时刻到来后，一个强大的恶魔就开始纠缠着艾玛的信徒们，它的名字永远是瓦·阿提欧斯。”

- 加尔弗里克·康斯特，退役海军少将，《后知后觉》，AD 23270

“在我的梦中，一个战士的鬼魂拜访了我，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指了指大门，在那里我看到了日光，而我知道那里应该是一片黑暗。第二天早上，看守我们居住军营的猎奴犬躺在门口死了，我们脖子上的带刃项圈也被神秘地摘掉了。然后，我们注意到我们睡觉的泥地上摆放着武器，仿佛求着让我们叫他‘主人’的人洒下血来。”

- 佚名，《项圈战士》，克鲁夏部族档案馆。

多美星域 - 铎沃

艾玛星系：欧瑞丝

皇家学院空间站

在黑暗的小屋里，梅基奥斯·萨拉姆大将观察着帝国海军的战舰，舰队正在接近机库。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法斯·阿克雷顿既躲过了米玛塔尔叛军在迪亚蒙的伏击，也躲过了本该早些结束他生命的致命流星风暴。阿克雷顿在失去不浸号后这么快就凯旋返回铎沃，被海军誉为奇迹，而希德伦皇帝也很想亲耳听到他经历的考验。

作为一个曾经无数次面对危险的人，梅基奥斯·萨拉姆不习惯恐惧，尤其是在考虑自己的决定结果时。恐惧，有生以来第一次刺痛了他的灵魂，随着战舰一艘艘地进入空间站，恐惧就会越来越深。他不断提醒自己，*这是一个经过计算的风险。为了我的家族能够执掌帝位也值得的冒险。*

但严酷的现实是，法斯还活着，而在迪亚蒙上空发生的真相似乎不可避免地会被揭开。真正的危险在于，这两个秘密什么时候真相大白，相比于他，阿克雷顿显然更受欢迎。使徒会议无疑会站在阿克雷顿一边，因为他众所周知的虔诚和对复星运动的奉献。最好的情况是，这种情况会引起人们对萨拉姆家

族效忠皇帝的担忧，并诱使其他家族密谋对他和萨拉姆家不利。

“大人，皇帝在等您。”

圣骑士的话让他的血液变成了冰块。他没有回应，转身走过卫兵，向大教堂走去。在他的身后，队伍中的最后一艘船在机库入口处外就到了停靠位置。这艘战舰恰恰是一艘启示级巡洋舰。

精华之域 - 库拉克斯星座

伦因星系：行星 IX - 卫星 IV

联邦情报局总部

贝尔长长地吸了一口烟，他的头疼的厉害，会议室里的男男女女都呆呆地望着沿着弧形墙壁高高排列的显示器。几分钟前，现场还是政客和军方官员激烈交锋的大锅，他们为如何对付艾玛人而激烈争论。只有一点是与会者达成共识的。在任何情况下，受到攻击的消息都不能公开，直到他们就适当的反应

达成一致。联邦不能在战时显得软弱或组织涣散，在自己的公民面前不能，在加达里面前当然也不能。

会议室里有八个大屏幕，联邦的每个新闻网都有一个。每一个都在播放阿特龙级被摧毁的记录镜头，从攻击发生时在场的飞船的角度拍摄的。除了贝尔和德西罗参议员，不应该有任何非艾玛人的目击者还活着。然而那段录像——包括加勒特参议员和帝国海军之间交流的完整录音记录——现在已经公之于众，让每一个盖伦特公民自己去判断。

其中一位新闻主播正对“加勒特参议员遭到野蛮无端的暗杀”发表严厉的评论时，贝尔的通讯器发出了嗡嗡声。当他看清是谁在呼叫的时候，他差点窒息过去。从房间里狂奔出来，贝尔走到外面，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大厅里。一阵风地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把门关上，不顾跟在身后大喊大叫地要求解释的西尔特罗上校。

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贝尔坐了下来，把通讯器插进了办公桌的控制台。盖伦特联邦最容易辨认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的全息图中。

“什么事，总统先生？”贝尔问道。

多美星域 - 铎沃

艾玛星系：欧瑞丝

皇家学院空间站：圣库里亚先知大教堂

“你怎么这么蠢！”希德伦皇帝问道，两边是戴着头巾的大主教和军事顾问。“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梅基奥斯强行压制住自己对希德伦的鄙夷。没有人敢用这种语气对帝国海军大将说话。“大人，我是严格按照您给我的指示行事的。”

“你谋杀了一名盖伦特参议员！”皇帝喘息道。“一艘明明已经无法动弹，人数又以五十比一的船，对你的封锁没有任何威胁，将军！”

梅基奥斯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变成了火焰，他慢慢失去了控制自己脾气的 ability。“我们已经很多次跟他说过要关闭引擎，而且——”

“我们需要时间，你这个傻瓜！时间来巩固我们的成果，让新领地的群众皈依我们的信仰！而你却把开战的理由拱手于人，直接干涉我们的复垦事业！”

梅基奥斯正要大喊，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身后叫道。

“复垦运动日益蓬勃，陛下。”法斯说着，走过身后的一排排厚重的柱子。“如果说，萨拉姆大将已经证明了我们对其信念不会被屠夫所阻挡。”

“法斯，我的儿子！”希德伦皇帝喘息着，他的王座与梅基奥斯擦肩而过，飘然而过，迎向准将。老人伸出两只颤抖的手臂。

法斯倾身向前，回敬一个温柔的拥抱。“很高兴再次见到你，父亲。”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儿子。”皇帝问道，看到他残缺不全的脸庞，脸色铁青。“谁要为这可恶的事情负责？”

法斯拉着老人虚弱的手，带着他的王座回到过道上，走向祭坛，而梅基奥斯则无动于衷地看着。

“盖伦特人。”法斯回答。“在朱庇特人的直接协助下。他们杀了我们的祭司，折磨我，都是在愚蠢地企图迫使我否认自己的信仰……在很多方面，这两个卑鄙的种族让米玛塔尔人看起来更文明。”

法斯从皇帝身边转过身来，走近梅基奥斯，站在他面前，专注地看着他。“对你，萨拉姆大将，我深表歉意。不服从命令让我失去了我的船，还有船员的生命，还有我的整个舰队。如果我听从您的命令，从迪亚蒙撤退，不浸号还能完好无损。我为我的行为负全部责任，我准备好接受惩罚。”

梅基奥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找不到话来回答他。*法斯，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杀了我？*

“免罪吧。”希德伦皇帝说着，飘上祭坛。“根据我的昭告，你不能对他有任何惩罚。明白了吗，将军？”

梅基奥斯决定配合这个意外的转折。“大人，如果说有哪一次的信仰考验像这个人刚刚通过的考验这么惨烈和残酷的话，那么我有什么资格去质疑他呢？”

“说得好，大将军。”希德伦皇帝说着，他的宝座重新固定在祭坛的顶端。“告诉我，法斯，你怎么看待大将杀死盖伦特参议员的决定？”

“对于谋杀一个使徒的凶手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反应。”法斯回答。“他们是动物，父亲。野蛮的、食腐的动物，捕食手无寸铁的人。而朱庇特人呢！他们简直不是人类，也没有我们曾相信的那么强大。”

这句话让希德伦皇帝感到惊讶。“是这样吗？你怎么会这么说？”

“在我被监禁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挑战我的信仰，侮辱我所信仰的一切。”法斯说着，一边说一边往下看。“他们是与上帝绝缘的造物，父亲，就像盖伦特人一样……它们对上帝的创造视而不见，即使祂的精妙杰作就在他们身边。而且他们很弱小，以至于我能够出人意料地轻松杀死其中一个。”

“你杀了一个朱庇特人？”梅基奥斯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和其他生物一样也是会流血的。当时机出现时，一颗子弹就足以打发把我囚禁的朱庇特人。”

“我也听说了，法斯。”希德伦皇帝说。“迪亚蒙上的卫兵报告说，尽管他们的隐形技术很好，但猎奴犬还是能够轻易地把朱庇特人撕成碎片。”

“守卫们还报告说，你们关押了俘虏。”梅基奥斯说，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你要对他们做什么？”

“净化。”法斯回答。“净化他们的恶魔，清洗他们的灵魂，为他们准备为艾玛永身奉献。”

希德伦皇帝笑着说。“好极了！法斯，现在看到你在这里，听了你的话，我的信念又重新振作起来了。萨拉姆大将，现在就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朱庇特人的复垦计划吧！”

梅基奥斯犹豫了一下。“大人，这份计划还只是草案，您确定——”

“这个人说的话，你什么都没听到吗？”希德伦皇帝打断了他的话。“朱庇特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弱得多！几个星期以来，

理事会一直在宣称，迫切需要肃清我们的边境，清除异教徒朱庇特人和他们的邪恶存在。最后，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祓濯蒙昧，从而重振复垦大业！”

“大将军，从来没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时机。”法斯说。“对你的计划要有信心，因为它们将彻底打破朱庇特的强大神话。”

这个人对皇帝的影响力让我吃惊，梅基奥斯想。前一刻艾玛必须巩固她的成果，下一刻她必须更快地扩张她的边界！

“你是如此肯定的。”梅基奥斯说，盯着法斯肿胀的眼睛和撕裂的脸。“多年来，朱庇特人一直避免与我们直接接触，几乎没有透露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能力。然而你却能站在我们面前，在这个祭坛上，毫不怀疑地说你相信——你在你的灵魂中知道——我们拥有对其复垦的力量？”

法斯单膝跪地，将目光投向希德伦皇帝所坐的祭坛后的先知库里亚的伟大雕像。“梅基奥斯，我的兄弟，我的信念从未如此坚定。朱庇特人将匍匐在艾玛的圣威之下，拥抱我们的天父，或者被祂的无情神怒所诛灭。”

弗拉德强迫自己睁开眼睛，这个简单的动作却需要付出惊人的努力。片刻之后，士兵意识到，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最轻微的动作就会使整个上半身到处产生难以忍受的疼痛，他其实很欢迎这种疼痛，这意味着他还活着。令他感到恐惧的是，他的双腿什么也感觉不到，没有一丝一毫的感觉来表明它们是否还连在身上。他上方天花板上有一个艾玛的标识，勾起了他如何沦为这种身体状态的可怕记忆。

轻轻的女人哭声充斥着他的耳朵，接着是浅浅的呼吸声。鼓起尽可能多的力量，弗拉德说话了。

“谁在那儿？”

随着呼吸的停止，停顿了一下。“你不是真的。”颤抖的声音回答。“恶魔的低语几个小时前就停止了。”

弗拉德的心一沉，他认出了维奥拉的声音。“是我，弗拉德……我们在迪亚蒙上见过……”

“是的……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你活了下来……”

“我们这是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杀了所有人，除了你和我……然后法斯把我们抓了进去……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弗拉德的腹部一阵疼痛。“阿克雷顿？艾玛人？”

“是的。”维奥拉回答。“他……在照顾我们，想把我们偷渡出去，让我们……得到帮助。”

弗拉德在他被刺穿的肺部所允许的范围内深深地呼吸着。*失败的极度屈辱，他想。那些奴隶贩子没打中我脖子上的颈动脉，真是悲剧。*

“长老们都完了。”他喘息着，盯着天花板上的仇敌的标记。“我们从这一切中得到了什么……”

“结束，”她虚弱地回答。“同时也是新的开始。”

西尔特罗上校还在贝尔的办公室外大喊大叫，为自己的突然离场和公然违抗命令的行为发出各种惩罚的威胁，门突然飞快地打开了。

“回会议室。”贝尔说。“*现在。*”

“如果你对我隐瞒信息，”西尔特罗上校开始说道。“那你最好考虑一下现在告诉我——”

“蒂尔达，闭上你的臭嘴，按我说的做。”贝尔吼道。“在我搞定你对我的背刺之前，你最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后。当我们回到那个会议室的时候，你就给我闭嘴。明白了吗？”

贝尔转身离开了目瞪口呆的老板，冲到大厅里，把玻璃门推开。当里面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他时，贝尔注意到，除了两块大屏幕外，其他的屏幕都黑了。在还开着的两台显示器中，一台上可以看到盖伦特联邦的总统，另一台上则是一个朱庇特人。西尔特罗上校走到贝尔身后，看到屏幕上的画面，脸色一变。她二话不说，坐了下来。

“欢迎回来，中校。”总统开始说道。“我直接进入正题。朱庇特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艾玛的‘报复’计划。德西

鲁参议员和已故的加勒特参议员一直在为类似的想法进行游说，我想你会发现他们推荐的行动方案非常合适。您先请，格里欧斯先生。”

“谢谢您，总统先生。”朱庇特人首先说道。“正如之前向我们表示的，你们的国防拨款委员会为正在进行的对加达里国战争提供了过多的预算。德西鲁参议员和已故的加勒特参议员曾经提议，将多余的军事装备赠送给米玛塔尔人。我代表朱庇特内议会，将会运用我们武装部队提供全套服务，将这些装备运送给叛军。我相信他们会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装备。应该不需要我们的额外参与。”

“对不起。”西鲁斯·布鲁斯少将打断了他的话。“但德西鲁参议员不适合评论任何与战事有关的事情，就我知道的而言，装备并没有过剩。这件事是内部事务，我想这件事就此打住。”

总统的脸色很不好看。“将军，这里不是作战室，朱庇特人是应我个人要求而来。”

“总统先生，恕我直言，我强烈反对让朱庇特人参与这些讨论，我认为与他们进行联合行动的想法是荒谬的。”

“布鲁斯将军，你再敢说一句话就会被丢出去。”总统咆哮道。

“总统先生，在这场战争中，朱庇特人完全没有参与，完全脱离了政治程序。但你还能接受让他们引诱我们进行第二场战争？你疯了吗？”

“出去。宪兵，马上护送将军离开那个房间！”

“我先失陪了。”布鲁斯将军说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不参加这种愚蠢的活动。你们都不顾大局了，这会让你们后悔的。”

“我不同意。”格里欧斯说，他的黑眼睛透过屏幕盯着布鲁斯将军。“大局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

“他们快死了，大人。”内凡达医师低声说，紧张地来回张望。“这位女性的心脏和大脑周围的血管已经收缩地非常厉害，很快就会破裂，她需要药物来控制血压和戒断症状，这只有通过医疗舱才能得到！”

法斯深深地吸了口气，也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人在听。
“那那个布鲁特人呢？”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接受这样的惩罚还能活下来。”医师说。“我沿着他的背部和腿部尽可能多地取出了弹片，但更深的碎片就没办法了。他的两个肺部都部分关闭了，由于下脊柱附近被奴隶犬咬伤，他的腰部以下都瘫痪了。我只能给他注射抗感染剂、止痛药和维生液，但这只会延长他的痛苦……”

“卢西恩，谢谢你。”法斯说，拉着男人的肩膀，正视他的眼睛。“你在卡兹纳有家人？”

内凡达人变得很困惑。“抱歉，陛下，但我不明白——”

“卢西恩，老朋友，你做我的医生有多久了——20年，也许30年？”

“是的，但是——”

“你想再见到你的家人吗？”法斯紧紧抓住男人骨瘦如柴的肩膀，轻轻摇晃着他。“是或不是，卢西恩！老实回答我！”

“我当然愿意。”他颤抖着回答。“上帝保佑，我好想他们……”

“听着，”法斯说。“皇帝已经为我委派了一艘新船——灾难级海军型——而我的最后一位医务官也和不浸号一起失踪了。我已经指定你来接替他。”

法斯将一张印有帝国海军徽章的卡片塞到内凡达人手里。“拿着这张卡片到东 43 甲板，海军军械台。出示卡片，你将得到一套制服，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舰上的每一个角落。这艘船的名字叫救赎号，此刻正在准备出发。”

“这是对信仰的考验吗，大人？”

“不，伙计！”法斯几乎要喊出声来，紧紧握住他的手，恢复了压低的声音。“那个让你成为我仆人的神对我来说已经死了！我对你提出的要求，我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的，而不是因为某个古老的文字强迫我这么做！”

那人的神情既惊恐又诧异。阿克雷顿准将所做的事情的含义，现在医师已经清楚地明白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谎言。”法斯回答。“而没有早点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事情。这一行为无法弥补我曾经故意拥护的恶行。我做的一切都错了，卢西恩。一切都错了。”

内凡达人正要说话，但法斯很快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你要明白，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如果你企图出卖我，我就会毁灭你。一个奴隶的话永远不会比我的话更值得信任，卢西恩。永远不会。”

法斯拿开了他的手。卢西恩迅速地考虑了所有的事实，就像一个优秀的医生在做出一个无论结果如何，都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决定之前总是会做的那样。

“告诉我，我必须怎么做才能再见到我的家人。”

“那就这么定了。”总统说。“我们会在一小时内向你提供一份包含运输设备的空间站清单。”

“好。”格里欧斯回答。“朱庇特工业舰已经在接近贵国边境，在收到贵国的最终目的地航点之前，他们会一直停在那儿。”

“这些站点的进出港控制中心都会接到指示，将你们的工业舰标记为我们自己的伊特龙。”贝尔说，他检查了一下笔记。“装载工程师会把设备装到重新指定的工业舰上，并在他们完成后立即批准你们离港。之后……”贝尔吐了口气，将数据板扔到桌子上，靠在座位上。“……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我想和总统、德西鲁参议员以及格斯登诺中校私下说几句话，请。”格里欧斯问道，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有一些私事要讨论，与其他人无关。”

“当然可以。”总统回答。“如果格里欧斯先生没有提到你的名字，对不起，请马上去忙你们的事情吧。”

贝尔看着这群人收拾东西——有些人带着紧迫感，有些人带着不情愿，向出口走去。片刻之后，贝尔和德西鲁参议员单独在一起。

“维奥拉·安蒂昂内斯在两个小时前还活着。”格里欧斯开始说道。“但她的身体状况很糟糕，之后我们一直无法确定她的下落。你们三个应该知道，是她的努力说服了我们代表米玛塔尔人进行干预，尽管她有不完美的地方，但她是迄今为止我们与任何种族合作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之一。她已经……恢复了我们曾经对人类的某些信念。我们对她的安全的关心和你一样真诚，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把她安全地送回你身边。”

当神秘的朱庇特人的话语落下时，贝尔感觉到各种情绪混合在一起向他袭来：欣慰、惊讶、钦佩，最重要的是，他感到一切昭雪了。

“你还需要知道，被带到迪亚蒙的长老们都已经死了，由七个联合部落组成的米玛塔尔共和国将不再有可能。所有代表斯塔科马尼、内凡达和图克尔部落的长老都已经失踪。我们一直在和剩下的长老们直接联系，和他们讨论如何分配你们采购的武器。他们和我们一样对维奥拉·安蒂恩斯怀有同样的感情，他们让我转达他们对盖伦特联邦的感激之情，感谢她为他们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才华。”

“谁杀了他们？”德西鲁参议员问道。“艾玛守卫？”

“看来，长老们是在暴动被镇压期间或紧接着被谋杀的，但当时艾玛人还没认出他们。他们是在瓦基尔营救行动受到干预后，尸体才被发现的。”

“但那是谁向艾玛通风报信，让他们知道长老的存在？”贝尔问道，说完就意识到了答案。

“密会。”格里欧斯回答。“就像他们为了陷害维奥拉而杀害的艾玛祭司一样，迪亚蒙上的长老们也是被密会杀害的，尽管他们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是想帮助他们。”

“等一下，这个‘密会’是怎么回事？”总统问道。

“事后我会向你汇报。”德西鲁参议员说。“这是最大的国家机密，你会希望自己永远不知道。”

贝尔大吃一惊。“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为了把盖伦特联邦引向与艾玛帝国的战争。”格里欧斯回答。“密会的巨大力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威胁，然而艾玛帝国的扩张似乎已经直接威胁到了他们——”

格里欧斯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把头歪向一边。

“请稍等。”朱庇特人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维奥拉。”

法斯在屏幕面前猛地一震，从他的灵魂本能地拒绝接受这一画面。

“你不应该活着，格里欧斯，”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看见你——”

“住口。不要告诉我我是怎么死的，法斯。”格里欧斯警告道。“假以时日，其他种族也会了解复活技术。但在那之前，在那些认为只有宗教才让人永生的人看来，我们是恶魔。”

那些信仰对我来说已经死了，法斯提醒自己。“维奥拉·安蒂恩斯在我这里，还有被称为弗拉德的瓦基尔士兵。”他开始说道。

“我的笔记显示，你意图帮助他们。”格里欧斯说。“这一点有变化吗？”

法斯的脑袋开始发晕，他还在试图接受与一个几个小时前被他处决的人对话的现实。

“*法斯？*”

“不……不，格里欧斯，我是想帮助他们。但他们的情况并不好，如果不向艾玛透露我的计划，我就无法让他们得到医疗照顾。”

法斯拿出一张小小的光盘，插入控制台。停顿片刻，他的手指悬停在控件上，该控件将把萨拉姆大将关于对朱庇特人复垦作战的完整作战计划发送给格里欧斯。*事件穹界*，他想。他对卢西恩说过的话在他的记忆中响起：*没有回头路*。他端详了一下自己在屏幕上的倒影。

艾玛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加密数据被传输了。

“读一下吧。”

格里欧斯似乎读得很快，他苍白的脸在抽搐的动作中来回移动。

“瓦·阿提欧斯？”朱庇特人问。“什么时候？”

“已经开始了。战舰正在前往我们集结点的途中，沿着我们的盖伦特边境。皇帝亲自让我带队进攻。此时此刻，我的飞

船上正在解除对接。一旦我到欧德贝因集结点，就会跳入阿提欧斯星系，摧毁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你的哨站、你的工作站、你的行星定居点，所有的一切。”

格里欧斯的黑眼睛似乎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又开口了。“到时候你怎么自救？”

“一名内凡达医生正在船上尽其所能让弗拉德和维奥拉都活着。我只要求你们的舰队在临近结束前放过我的船，以最大限度地营造出神意眷顾的假象。当你们看到一个货柜从我的船上抛出时，我们就在里面。”法斯又深吸一口气。“然后我们的命就在你手里了。”

格里欧斯继续以他那阴险而冷酷的目光看着。“我的同伴刚刚确认了帝国海军战舰的动向，完全与你提供的情报一致。我们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法斯说，他眉心的纹路更深了。“我告诉你的事，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我将在一小时内赶到瓦·阿提欧斯。”

“我也会的，法斯。我要在把你转移到安全地带后，当面向你表示朱庇特人的感谢。”

“我还需要一件事。”

“问吧，朋友。”

“一艘米玛塔尔战舰困在哈希尔星系。她的名字叫‘地狱怨灵’。我知道他们还在被追杀，海军摧毁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法斯回想起那艘船发动的无情攻击，记得瓦基尔部队是多么坚定地，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摧毁不浸号。他意识到，这是私人恩怨。舰长们不会让他们的船员这样冒险，除非是私人恩怨。

“求你了，格里欧斯……为他们做点什么吧。”

在希德伦皇帝大教堂的入口下方，强大的光束冲破机库门，指向空间站外的幽暗迷雾。在这些光束的后面，庞大的战舰救赎号——从船头到船尾超过 1600 米长的战舰——开始缓缓地从空间站中出现。在他的个人指挥中心上，梅基奥斯·萨拉姆大将欣赏了一会儿这艘雄伟的船只，然后又把注意力转移

到全息星图上。200艘舰船的位置——他的阿提欧斯作战计划所要求的舰船总数——以无数的金色圆点的形式显示在指挥中心上。这些圆点一个接一个地汇聚在一个点上，这个点直接位于美特伯里斯星域的朱庇特境。

他想，*从这里开始，我的家族将可以登上权利的顶峰。*

梅基奥斯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对一场战斗的结果有了更大的把握。船员们的亢奋，教会的祝福，以及艾玛民众的兴奋，让人无法抗拒。当然，还有讽刺的一点，就是他试图摧毁的人现在会把一个帝国的钥匙交给他。

他想，*也许是我看错了他。或者是他的信仰让他完全蒙蔽了双眼，以至于他没有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包括那些难以置信的。*

完全飞离空间站的主体结构，救赎号开始了它历史的转向。

贝尔发现自己在空间站的大厅里徘徊，漫无目的地通过他的通关级别所允许的每一个区域。距离他上次睡觉已经过去了26个多小时。考虑到他参与策划的事件的严重性，睡觉是他脑海中最不重要的事情。

已经有报告称“不明飞船”抵达联邦各地的各个空间站，所有这些报告都被政府官员随口解释称是醉汉的幻觉。除了等待，现在也做不了什么，看看多年斗争的高潮——向联邦证明无视人类的罪恶是多么危险——最终证明是值得的。

在一条两边都是窗户的大走廊上停了下来，贝尔欣赏着蓝色气态星球，伦因行星 IX 的雄伟景色，以及它那由遥远的星云和无数星星组成的天体背景。他的思绪一直徘徊在维奥拉身上，他们共同的动荡的过去，以及他们一直未能调和的分歧，直到此刻，他们所相信的一切都悬而未决。

对不起，我曾经怀疑过你，他想。

闪电再次射过黑夜，弗拉德能感觉到脸上的肌肉因为疼痛而反射性地颤抖，他被唤醒了。挣扎着抗拒药物引起的意识朦胧，弗拉德成功地睁开了眼睛。

模糊的影像对焦在一个站在他上方的年长的内凡达人。那人看到他浑浊的目光，然后向前伸手轻轻放在他的额头上。

“冷静点，弗拉德。我在给你换伤口敷料。我们很快就会给你提供帮助。”

瓦基尔战士记得他原本很讨厌艾玛式的抚顶礼的。
“内……内凡达？”

老人抬头看了一下，然后继续工作。“是的。”

“我曾经……我曾经杀过……内凡达的叛徒……”弗拉德还记得那些画面，他的刀子干净利落地穿过那些将他的部落出卖给圣骑士的人的脖子。

那人掀开一条血淋淋的绷带，将它扔到一边，然后用电子目镜检查了一下伤口。

“叛徒……”弗拉德开始意识到，仇恨是他唯一可以汲取力量的东西了。

卢西恩用细腻的双手，开始将新的纳米纱布条放在弗拉德腹部被奴隶犬咬开的伤口上。然后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有孩子吗？”

迪亚蒙矿井中尸体的画面又浮现出来，弗拉德感到悲伤刺痛了他的心。

“……叛徒……”

卢西恩停了一会儿工作。“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就会明白，作为一个父亲，你会为了他们活得更好而愿意做任何事情。”

弗拉德勉强坚持着意识，卢西恩剪去多余的敷料条。“哪怕这意味着一生的奴役。你也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布鲁特人。作为一个父亲，你也会明白的。*你也会的。*”

瓦基尔士兵的眼睛又闭上了。“但……不是像……这样……”

卢西恩检查了士兵的心率。很弱，但很稳定。

“地狱怨灵号注意，这里是利斯托斯号巡洋舰，在1059MHz波段进行广播。你是否收到，完毕。”

卡思从朦胧中抬起头来，盯着残缺不全的舰桥，怀疑自己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地狱怨灵号，我们看到你们的亚空间通讯阵列已经失效。请在1059频道确认，完毕。”

导航官慌忙站起来。“将军，是无线电广播！快看！”

就在距离卡尔斯趴着的地方几百米的地方，四艘朱庇特魅影级巡洋舰正在舰桥前的视线范围内解除隐形。

“地狱怨灵号，我们是来疏散你的船员的。请回应。”

导航官很快决定越过指挥规则。卡思看到军官伸手去拿控制台上的无线电收发器，顿时火冒三丈。他张口想骂人，但为时已晚。

“利斯托斯，我是地狱怨灵号。”军官说。“我们接受你的援助，完毕！”

“卢西恩，”对讲机叫道。“我进来了。”

货舱密闭门嘶嘶地打开了，法斯走进了阴影中。

“他们怎么样？”他问。

医师正要回答，维奥拉大叫一声醒了过来。“不！我得警告他！”

卢西恩迅速向维奥拉走去，她正挣扎着反抗将她绑在担架上的束缚。他把手指按进她的手腕，摸着她的脉搏。“别紧张，维奥拉……不要用力。”

“我要见他。”她呼吸着。“他在哪儿？我知道法斯在这里！”

法斯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我在这里，维奥拉。一切会好起来的——”

“不，不，”她喘息着，歇斯底里。“我现在知道是谁了，在我做的噩梦里！我知道谁躺在坟墓里面！”

看到她这个样子，法斯越来越难以保持镇定。“维奥拉，你需要休息，这一切都会——”

“*听我说！*”她尖叫着。“一直以来，我都以为里面的人是我，一直都是我都是被拉进去，但现在我知道那根本不是我，我害怕一旦告诉他，他们就会怎么做！”

“嘘……静一静，维奥拉。”法斯说，他对她有强烈的同情心，几乎无法再抑制下去。“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会给你找人帮忙的……”

“*是恶魔！*你听不到吗？他们又在窃窃私语了，法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

“不想让我知道什么，维奥拉？”

“他们不想让你知道是你。一直以来……*都是你。*”

法斯站在救赎号的舰桥上，观察着帝国战舰的完美阵容，纵横交错地延伸着近六十公里长的战线。在舰桥上军官们严阵以待，而在他下方指挥位的初级军官们则仍然盯着面前的屏幕。这是属于他们的伟大时刻，法斯想。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在艾玛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英雄的指挥下服役。圣骑士们对上帝的信仰让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听从一个堕落天使的命令，听从一个背叛者的命令，而这个背叛将使我们种族的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堕落都黯然失色。

虽然人数上有二比一的优势，但在他们正对面集结的朱庇特舰队仍然一动不动。不甘示弱，法斯想，压抑着微笑的冲动。敢于让我们先下手为强。看来那些朱庇特人的内心和感情比帝国对他们的印象要好得多。

“武器官！”法斯命令道。在这一天，上帝将抛弃艾玛……

“是，大人！”

……和米玛塔尔人站在一起。

“分配一号至七号炮塔，射频晶体，指定目标‘欧米茄一号’！”

“锁定目标‘欧米伽一号’！”

法斯让自己笑了笑。“为了皇帝！”

整个舰桥震颤起来，军官们齐声回答。“为了皇帝！”

为了维奥拉，法斯想。为了我重新看到的一切。

“开火！”

终章

Ω



“有些人回望我们失去的世界，回望那些曾经矗立着大教堂的地方，并为本来可以拥有的荣耀而悲伤。我对他们说：重新开垦你的信仰。让上帝见证，那些从我们手中被夺走的世界将重新成为我们的领土，我将在圣地上建造任何异教徒都无法拆毁的教堂！”

- 贾米尔·萨拉姆，艾玛继承试炼，AD 23342

“我们部署船只去守卫边界，而在边界之外，米玛塔尔的奴隶仍在为艾玛主人劳作，而文明却对此视而不见。我们怎么能把这种熟视无睹解释为除了冷漠之外的任何东西呢？如果这种邪恶被允许存在，那么我们还能按照你们对体面的定义，克制多久呢？”

- 卡尔伏龙·瑟欧若，米玛塔尔共和国布鲁特代表，统合部大会上的发言，AD 23343

精华之域 - 库拉克斯

伦因星系：未知深空

贝尔从穿梭机停机坪出来，进入了一个令他感到恐惧和敬畏的奇异世界。巨大的洞穴里有几十艘朱庇特战舰，它们或悬浮或停靠在停靠舱里，让他想起了大昆虫巢穴里的幼虫。每一个结构都有独特的有机外观；他能看到的任何表面都没有尖锐的棱角或清晰的边缘。如果不是导航信标的闪光和离子引擎的柔和光芒，恐怕他会迷失在暗绿色的迷宫中，里面有无尽的螺旋形曲线和脊线。整个基地似乎在呼吸，仿佛它是一个单一的生命体。

几乎，贝尔认为，就像一只沉睡的野兽。

“请往这边来。”一个在坡道底部等候的朱庇特人卫兵说。

贝尔匆匆忙忙地走了下去，追了上去。两名卫兵端详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身向主体结构走去。

“这是什么空间站？”贝尔问道，扭着脖子顺着高处一艘护卫舰停靠的地方看去。“穿梭机没有跳过任何星门……”

“不是空间站。”格里欧斯说，从走道的另一边出来。“是一艘母舰。这艘刚刚从瓦·阿提欧斯返回，收集盖伦特空间站剩余的援助品。然后它将启程前往艾玛空间，协助武装米玛塔叛军。”

贝尔眨了眨眼睛。这个机库就在飞船里面？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朱庇特人说，手臂动了动。“指挥官希望在跳跃引擎充能完毕后立即行动。”

贝尔跟着格里欧斯进入结构中，一扇门在他们身后密封。他试图避免盯着朱庇特人那双漆黑的眼睛。

“维奥拉怎么样了？”

“还活着。”朱庇特人回答。“而且正在被转交给联邦情报局基地的医务人员，由德西鲁参议员直接监护。”

“她的情况如何？”

格里欧斯停顿了一下，门重新打开，来到一个漆黑的房间，有几扇窗户可以看见外米娜。贝尔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在

移动。“身体上，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我怀疑感情上的创伤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愈合。”

贝尔的心沉了下去。“你认为她能恢复吗？”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上。”格里欧斯回答道，走到小房间中央。帝国海军战列阵的全息影像充斥着整个房间的空间。贝尔可以看到数百艘金光闪闪的艾玛战舰正对着一群小得多的朱庇特战舰。一艘灾难级海军型战舰正向他们发射速子光束。

“这就是它的开始。”格里欧斯说。静止的图像向后平移，贝尔可以看到光束击中了一艘朱庇特巡洋舰。“发射那些速射光束的是救赎号，由法斯·阿克雷顿准将指挥。这些是交战的开场枪声，也是我们开始进攻的信号。”

战斗画面迅速移动，以五倍正常速度向前播放。贝尔缩了一下，一道巨大的翠绿色光束划过房间，直接从他站的地方前面穿过，撞上了灾难级。他的胃纠结了起来，因为光束——在他的估计中，至少有 80 米的直径——干净利落地穿过了这艘巨大的战舰。

格里欧斯暂停了影像，放大了这艘注定要毁灭的船只。沿着光束穿过舰体出口的缝隙，绿色的火焰正在喷发。“观察一下，中校，使用这种武器不需要依赖战场优势。我们希望你能仔细了解战斗过程，以防希德伦皇帝试图掩盖瓦·阿提欧斯的真实情况。”

影像再次平移回来，恢复播放。贝尔不得不闭上了眼睛，在朱庇特超级武器的威力破坏力下，一次又一次的爆炸绽放。

“我明白。”贝尔说。“法斯·阿克雷顿呢？他还好吗？”

“我们不确定，但我们担心他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格里欧斯回答。“观察下面的一系列事件。”

贝尔可以看到，艾玛人的阵型正在分崩离析。随着被火焰吞噬的战舰船体渐渐远离主战线，许多剩余的战舰正在远离朱庇特人的攻击，试图逃跑。

“盯着救赎号。”格里欧斯说，画面聚焦在灾难级海军型上。强大的战舰上的炮塔正在向朱庇特战舰射击，突然被几道白色光束击中。

“哦，不……” 贝尔惊叫。“是艾玛人开的炮吗？”

格里欧斯保持沉默，画面向后转。贝尔惊恐地看着几艘艾玛人的战舰对着救赎号，用多频激光近距离轰击战舰。

“我们知道，就在这次攻击发生之前，希德伦皇帝和萨拉姆大将之间发生了某种分歧。” 格里欧斯说。“看来那次谈话引发了救赎号上的兵变。”

画面冻结，然后一路放大，变成救赎号中线上层建筑的近景。几个甲板的窗框清晰可见。“你看着舷窗，我以正常速度播放画面。” 格里欧斯指示道。

交替的闪光照亮了几层甲板的窗框。贝尔皱起了眉头，他立刻认出自己正在观看救赎号上的一场枪战。忽然，船内传来一声爆炸，炸开了几扇窗户。数十具尸体从缝隙中被抛到太空中。

“上帝啊，” 贝尔喃喃自语，转身离开了影像。“他告诉他们了，不是吗……”

“是，或者他被密会出卖了。”格里欧斯回答。“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真相。”

画面再次向后平移，贝尔看到一个集装箱从战舰的一个货舱中弹出。

“就在爆炸之后，这个集装箱被抛出。我们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法斯指示我们在明确的时间点之前不要摧毁救赎号，并说他将会登入集装箱。但在观察到了兵变之后，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他的安全。然后艾玛人就替我们做了决定。”

救赎号的炮塔突然转向，朝着小小的集装箱开火，险些命中。三艘魅影级解除了隐形，在附近的艾玛巡洋舰的多频脉冲火力下保护脆弱的货舱。

一道亮绿色的光束穿透了救赎号，魅影级和集装箱都消失了。

“法斯·阿克雷顿不在里面。”格里欧斯说。“船上只有维奥拉，迪亚蒙突袭中最后幸存的瓦基尔士兵，以及一名内凡达医生。法斯极有可能在救赎号的火炮试图摧毁他们之前就已经死了。”

贝尔颤抖着，救赎号在刺眼的闪光中爆炸了，破碎的残骸向着下方星球的浑浊大气层飘去。

“船上的内凡达人是谁？”

“一位名叫卢西恩的医师，是法斯最信任的仆人之一。我们尊重他的意愿，将他转移到卡兹纳星系。他要求把他的下落告诉你，但条件是不能告诉任何人。”

“那瓦基尔士兵呢？”

“目前正在做手术，恢复他双腿的功能。”格里欧斯回答道。“我们对他的身体状况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还能活下来，我打算密切关注他的恢复情况。”

贝尔看着这场史诗级战斗的最后爆炸，在残酷的屠杀结束时，他也无法按捺对艾玛船员的同情。朱庇特舰队飞回他们强大的母舰，留下一片被烧焦的残骸墓地，不祥地衬托着遥远的星云，染上血色的背景。当象征着帝国统治的燃烧残骸落向瓦·阿提欧斯行星 I 的厚重大气层时，贝尔意识到，对这一致命事件的记忆——对一些人来说是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噩梦——将成为一个传奇，永远不会被遗忘。

“我们会随时向你通报军备行动的进展情况。”格里欧斯在全息影像消失后说道。“第一批叛军的目的是将圣骑士的入侵部队的大部分引离霍尔系统，并将他们的力量分散到帝国各地。届时，米玛塔尔人将准备好从艾玛手中夺回伊安娜，如果剩下的长老们愿意，我们会在重建过程中提供帮助。”

贝尔看着神秘的朱庇特人，端详着他类似外星人的五官，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朱庇特人会不会向任何一个政府派出官方代表？”

“不会。”格里欧斯说，递给贝尔一个小磁盘。“对密会的战争需要我们全力以赴。而为了限制他们对种族内部权力的操纵，我们要从对舞之域和静寂谷星域星域撤出。然后我们将摧毁连接当地空间与我们自己空间的星门。”

贝尔惊呆了。“你要撤离并摧毁星门？”

“艾玛对权力的渴求太容易被密会利用了。这是唯一能够让他们住手的办法，并确保他们不能再利用我们来对付你的计划。”

“但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贝尔问道。“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格里欧斯想了一会儿才回答。“他们的兴趣在于按照自己的设计重塑人类的进程。”

“他们的设计？”贝尔说，他愤怒了。“为什么不直接用武力征服我们？”

“因为他们渴望你们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拥抱他们。”格里欧斯回答道。

“而他们希望通过强迫我们相互之间的战争来达到这个目的？”贝尔嘲笑道。

“如果需要的话，是的。”格里欧斯回答。

贝尔对格里欧斯给他的答案深感不安。“但对如此强大的东西发动战争——”

“他们并非没有弱点。”格里欧斯说。“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努力挫败他们在帝国内部的行动努力。”

贝尔将疲惫的目光转向其中一扇舷窗，凝视着巨大的朱庇特母舰周围无尽的广阔空间。

“邪恶无处不在，”他喃喃自语。“来自内部和外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没有你的帮助，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敌人？”

“你要先有力量面对自己内心的邪恶。”格里欧斯回答。

(全文完)

翻译后记

感谢您阅读《神正论》，这是一篇由Tony Gonzales在2006年完成的小说。神正论（Theodicy，现在一般称为神义论）一词为神学术语，为的是解释上帝的全能、全善和全知本质和世间存在之恶的矛盾，对于上帝为何允许苦与恶的存在进行说明。

小说中采用的隐喻和嵌套结构很值得细读，比如尸体隐喻即将灭绝的朱庇特人和即将死亡的法斯，维奥拉的梦境，法斯的船名，以及转场中的对话等等。

在小说的结尾提到了朱庇特人封锁星门的原因，因赫杜安尼的故事将会在另一篇小说Templar One中有进一步的讲解，它同样是Tony Gonzales的作品。

如果您对EVE的背景故事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B站频道和新伊甸博闻录。

Bilibili: <https://space.bilibili.com/1889334>

新伊甸博闻录: <https://evefictioncn.wordpress.com/>



B站



新伊甸博闻录